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譚隨錄 第三卷

邱生 連城賴冠千言：其鄉有邱貢生者，忘其名，貴家子也。年甫二十，丰姿如玉。雍正間，自閩入都，將肄業於成均，以圖進取。未考到，暫寓左安門外某寺中。寺近某貴公廢園，地極荒僻。生少喜動，不耐岑寂。飯後，攜小童散步行食。初不知有園，及遙見林樹蔥鬱，樓閣參差，訝而詢諸耕者，始得其詳，亟往游焉。小童怯行路，或蹙額瞪目，或出言怨咨，生惡其聒，嗾使先歸，小童喜躍而去。生且行且笑曰：「奴子別有肺腸，想天之生人，本無雅俗，彼受其父母精血之濁而生，故致此。譬夫犬之食穢，其種類然也。」

比至園，日已夕矣，荒榛繞徑，豐草堆階，門亦扃鎖。羣衣撥莽，越堦垣以入。園中古檜高槐，濃蔭夾徑。紆迴循徑行，忽達一橋，朱欄摧折，紅板朽殘。橋下蘆荻叢生，蛙鳴積澱。過橋抵一軒，蛛絲當戶，紗綠在窗。生徙倚欄杆，徘徊忘返，不覺古牆月上，苔砌中暄。晚風入樹林間，如聞吟嘯。本欲窮其幽邃，當此際心殊怵怖，乃折軒前鳳仙花，卻步欲歸。

忽聞迴廊下，有清銳其音者，叱曰：「何處小蠻奴，擅入人家窺伺？貴人眷屬居此，肯容汝折一莖草，踏一塊磚耶？」生驚視之，則十六七二女嬈也。一綠衣，一碧衣，眉目如畫，面無怒色，但作惡聲耳。生自知冒昧，急棄花整衣，趨而揖之曰：「異鄉年少，孤客無知，孟浪採花，罪不容赦，倘蒙寬宥，佩德不忘。」綠衣者曰：「或即寬宥，亦平常事，那便是德，那便不忘？書癡便給，欲給阿誰耶？」碧衣者曰：「今不痛加懲治，彼以為我輩孱弱，必源源而來矣。」言次，復有數女奴，自軒後出，問曰：「何事喋喋，娘子候回話矣。」二女同笑曰：「回底話？知他何處書生，南蠻舌，令人一字不解。」眾女環觀相與曰：「蠻子殊不醜，蓋捉去聽娘子發付之。」眾曰：「有理！」生大懼，投地求釋，眾置若罔聞，或揪耳輪，或擁髮辮，後推而前挽之。生固無縛雞力，遭此紛拏，不克自主。須臾至一廣廳下，始各緩手。生喘息稍定，又聞傳話曰：「命捉上樓去也。」眾又擁生至樓下，前二女先登，眾未登，共立簷下，屏氣無敢息者。有頃，前二女各抱繡奩含笑出戶曰：「幾誤大事，諸姊妹各散，無事聚此矣。」眾皆默默然散去。

二女挽生入左室，一切甚精潔，中有池，香湯芬馥，知為溷浴之所。二女持巾執帨，伺生浴訖，徹體易新衣，長短合度，鮮華照人。二女嘖嘖歎美不絕口。俄有提燈來迓者，亦二八女奴也。導引入房，暫就客座，一女侍側，前二女入內寢。房中位置器物精奇，目所未睹。生中心忐忑，不測吉凶。

良久，忽覺異香撲鼻，笑語喁喁，蝦鬚簾啟，二女從一女郎亭亭出戶，容輝豔麗，曠世無匹，年約十八九，衣藕色畫衣，拖墨花裙，含羞向生側身檢衽。生卻步逡巡，不覺屈膝，女郎挽之入座，曰：「君非鄞江邱貢生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與兒有姻緣之契也。兒衛氏，字素娟，世系隴西，令尊公為秦州參戎時，與先君結耐久交，因有婚姻之約，彼時爾我尚在襁褓中，不能記憶，迄今計之，十有七年矣。一旦邂逅於此，紅絲繫足，豈偶然耶？昨夜夢神人見告，故能預知郎名姓裡居，幸即勿猜也。」生雖少孤，至於父為秦州參戎，則知之爛熟，茲聞女郎言有據，並不致疑。且對此麗人，神魂喪失，無暇致詳，但再拜曰：「第恐瀕海鯁生，有辱門第耳。不然，淮南王之雞犬，未有不望上大羅天者。」娟笑顧二女曰：「汝道郎君言不可曉，何為字了了？」二女笑曰：「方初見郎君時，但聞嘯如鳥鳴，雖悅耳，實笑人。今與娘子應答，又甚清楚，想前操土音，今說官話也。」娟嚶嚶而笑，生亦笑曰：「其可兒也，敢問芳名？」娟曰：「綠衣者翹翹，碧衣者楚楚。」生曰：「謹志不忘。」二女曰：「於郎固有德，何可便忘？」生復笑。

隨聞內城蒲牢聲，如海鯨之鳴，知漏下矣。娟命酒，頃刻肴核排列，無非珍異，尤多不知名者，固非人間所有。生飲次，問娟有父母兄弟姊妹乎？娟曰：「皆下世矣。雖有姊妹行，亦各適所天，他日會有相見時也。」又問：「卿富貴極矣，而園庭荒庭若此，何也？」娟曰：「此宗室貴公之園，借以暫居，與郎畢姻後，仍返故宅耳。」生又問曰：「卿先世作何官？」娟笑曰：「二十歲人，底事响响嘔嘔，如老婦然。夜深矣，無事多問。」生頰為之赤，舉觴自罰，三更始就寢。象床雕幾，錦枕繡衾，紅燭高燒，金爐香裊，恍游天上，如在夢中矣。娟雖齒稚，而帷薄之間，狎褻殊甚，每移燈近榻，令二婢更番侍側，通宵嬉。生力憊，則進酒一小卮，色似珊瑚，香逾艾納，飲之，精神驟旺，興發如狂。娟體雖軟弱，頗能支也。自此好合無間，朝夕不離跬步。

娟有異術，往往收取各種花子，祝之，化為異香；含之，齒舌俱馥。又能攝取諸物，從心所欲，頃刻至前，助荔枝楊梅之難至者，莫不應之如響。一日，謂生曰：「可檢點作歸計矣。」生曰：「以我車來，以爾賄遷。」娟曰：「無需於君，但勞玉趾一行耳。日間或不便，夜去可也。」是夕，男婦來者甚眾，見娟與生，皆下拜，幾榻箱籠，爭相負荷，須臾而盡。娟攜生率翹、楚，緩步從之。未一里，即至一巨室，雕甍畫棟，榑桷連延，五步一軒，十步一閣，迴廊曲欄，花木幽深，應接不暇。惟自忖度，非夙有仙緣烏能得此？雖南面百城，弗與易矣。既而入室，陳設尤華美。於是食饜甘肥，衣厭細軟，息功名之念，絕鄉國之思，轉盼已逾兩月。

娟往往他出，出必與楚楚俱。或數日始返，返必退處別室，越一宿，然後同生寢食，率以為常。生詰之，笑而不答，第頌梁武帝詩以應之曰：「滿塘蓮花開，紅光照碧水，色同心復同，藕異心無異。」生莫解其意，亦不復窮究。

數日後，娟又有所詣，攜翹去，留楚楚伴生。生因乘間詢楚楚曰：「娘子每出數日，究竟何往？」楚楚曰：「詩中之意，即猶未會耶？」生曰：「幾經尋味，終不得解。」楚楚掩口笑曰：「措大心思若此，何啻著低棋者，雖窮思極算，又豈有高著出耶？」生語塞，聊以謔語解嘲曰：「予固未嘗搜詩意，特見子狡猾，欲以發付之耳。」楚楚聞之，且哂曰：「聽飾詞，殊可笑，轉欲請問如何發付矣？諒郎君口同百舌，膽如鼯鼠，詎敢作犯法事，亦不過一言半語，討人便宜而已。正俗語所謂說大話燥脾者，真足以笑煞人也！」語既尖酸，態復妖媚，生不能復耐，猝捉其臂，捺之床上，開掌作欲打狀，曰：「小婢子敢再嘲笑，受此一掌！」楚楚斜榻上，並不轉側，但瞑目作嬌音應曰：「一掌便何如，欲打誰耶？」生隨勢接吻曰：「忍打腳耶？聊相戲耳。」言次，楚楚褻衣已被褪落，漸入佳境矣。由此二人綢繆臻至，惟恐娟歸之速。

無何娟回，熟視楚楚，顏色頓異，生在旁殊懷愧悚，翹翹低語告娟曰：「娘子之螟不去，終當泄其秘密。」娟但搖首令勿言。少間曰：「休，休！木有癭，犀有通，石有暈，物以病而見責者多矣。何怪小女子乎？直突而不徙薪，無怪其然。且兒既不能雌伏，寧能禁人不雄飛哉？此間本非樂土，今又成穢墟，會須直還故居，以謀寧謐耳。」楚楚目生，生會意，遽下席長跽而謝曰：「承卿不棄寒微，寶窗自選，豈敢戀茲春色，逞其豕心！」娟曳之起曰：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。若夫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間，固處世之所珍，非用情之所貴也。」生頓首受教，相睦如初。

娟再遷之志已決，盡棄所有，即日起行。生怪問其故，娟曰：「此皆易得，不足戀也。」生甚疑，且實難捨多珍，行裡許，托言腹急，潛回故處視之，但見林樹如故，第宅無存，蒿萊間草屋數椽，垣壁頽圯，似久無人居者。四顧茫茫，始大駭異，方徘徊間，翹、楚踵至，呼曰：「郎流連何事？」生曰：「偶憶詩稿未攜，欲還取之，不意迷路至此。」楚楚曰：「此去故宅，已百餘里矣，庸得歸乎？」生曰：「行未一里，那便隔絕若此？」翹笑曰：「借仙人行，豈同凡俗？郎勿夢夢！」牽引卻回。才數武，娟已坐待路側，見生至，怨曰：「奈何兔脫？再遲一刻，不得相見矣！」生不敢辯，因復進，又數里入林中，夏木千章，蔭蔽天日，穿林抵一洞穴，望之黝然。

娟先入，生卻步不敢前，翹、楚自後擠之，失足顛踣，已在穴中。穴旁另闢一門，翹、楚繼至，共啟門而入，則巨室也，華麗不及故宅，而雅靜過之，恍若別有一天。且驚且喜，自念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入此穴處。」娟笑曰：「數則異室，寢則同穴。」相與拊掌，呼酒共酌。生問曰：「棄故居如敝屣，散僕婢於四方，其故何也？」娟曰：「天地皆泡幻也，故居尤幻之幻者，奴婢各有

居處，有事聚之，無事各散。郎但取衣食裁足，共圖長生。至求盈餘，徒自苦耳。此處洞天福地，有離塵出世之妙，無玄冥回祿之虞，雖紫府蓉城，不過如是。塵世幻境，戀戀何為乎？」

有頃，楚楚報曰：「莘姨聞娘子偕郎君歸，攜盒來賀矣。」娟與生曰：「莘妹與兒故相得，郎見之，但呼為姨可矣。」俄而莘至，亦十七八好女子也。相見歡然，猶有羞態，不似娟初會時，載笑載言，有見慣司空之局。袞衽賀娟曰：「久與三姐契闊，靡日不思，詎意去甫兩月，遂葉鳳占。老母聞之，良喜，先命兒致不腆之儀表意，尋當自來。今觀姐夫，如玉山照人，洵稱佳偶，非三姐厚福，難難消受。」娟笑曰：「妹大為溢美，獨不慮揄揚過當，惹人笑破唇耶？」呼翹翹耳語，翹諾而去，移時偕一媼至，娟迎拜，以媼呼之，蓋莘母也。生亦拜，媼且答且相，喜曰：「此即新郎君耶？誰家千里駒因風至此，老身在世六十年，閱人何啻千萬，所見英妙者，西城某侯子，某銀局祝六官，與郎君鼎足而三焉。然彼二人，如春暮桃花，皆天畀其年，疇不痛惜！郎君獨與三姐遇合，愁何不壽？較二子，真天淵也。烏得不賀！」乃命莘女執壺，自把盞，先酌生，次酌娟，最後酌莘，曰：「汝亦當賀一罍者，三姐已得佳婿矣，次當及汝，不一半年，亦有伉儷之望也！」莘俯首羞甚，紅潮兩頰，縮手不取杯，娟接杯強飲之，曰：「娘賜酒，乃敢不飲，老人家語，有一字淫泛耶？」生亦從旁與翹、楚和之，盡歡而後散去。

翌日，娟謂生曰：「來而不往，非禮也，請偕郎一候莘姨。」生從之，由穴旁一小門入，行土窟中，約一丈地，更達一土室。莘母女咸在，接待極歡，殷殷留飲。生周視室中，雖俱精潔，唯一榻一幾，餘無所有，殊形簡陋。歸問娟曰：「莘家無乃貧甚，何身外別無長物？」娟笑曰：「郎見其僅有幾榻乎？不知幾榻猶假於兒者！雖苦貧，幸與兒鄰，不特免呼庚癸，且多饒裕。」生曰：「此亦足見卿俠矣。」

居無何，莘持錦箋一幅，乞生書《玉台新詠序》，生為仿《洛神賦》小楷以應之。莘得書，珍同拱璧，調序與書及書序之人，可稱三絕。會娟他出，翹、楚與俱，生獨坐，莘又將聚骨小扇一柄來，欲生書漢《雜事秘辛》。生謔曰：「幾曾見人家處子，向外人索寫穢褻語，不避嫌疑乎？」莘曰：「娟姐不在，翹、楚隨行，此事爾我外，疇復知之。」生曰：「信如子言，則女瑩之事，何以至今廣傳？」莘曰：「好事者為之耳，計當日窺見至隱，止吳姁一人，苟秘而不宣，焉能洩漏？」生曰：「然則今日亦幽獨矣，子能容我為吳姁否？」莘面發赧，拈帶不語。生知其情動，遽前擁之，出示其具，莘掩袖微睇曰：「波俏郎舉體皆韻，此物何太不雅觀？」生笑曰：「貌雖不韻，而韻事在其中矣。」女心大動，不復抗拒，遂相與綢繆，如膠投漆。

既而莘泣謂生曰：「初以郎為儂薄子，久乃知為樸厚人也。兒生不逢辰，死復抱恨。一旦委身君子，亦云奇遇。郎罹禍目前，寧忍坐視？欲明以相告，第慮新不問舊，徒取嫌耳。」生曰：「卿過慮矣。夫以少年孤客，漂泊無依，天假之年，得遇娟姐，何翅裴航之泛鄂渚，阮肇之入天台。今又與卿有契，方自慶多福。罹禍之說，突如其來，誠所不解。」莘聞之廢然，良久始歎曰：「兒固知病在膏肓之間者，藥石所不能入也。郎並枕於菟，連盤野葛，自謂快心悅口，殊不知通心鑽，徹骨錐，雖有燕函，貫七札而猶脫穎矣。彼娟姐非人，乃天壇中一老狐也，為其迷媚而死者，指不勝僕。總為採取元精，以恣其欲，豈果有纖毫仁義，與郎作偕老計也？人情固多好色，似不應竭有限之精神，填無窮之溝壑。」生聞之，驚怖股慄，結舌不能語。莘曰：「郎試自維，倘扭情纏愛，雖死不悔，則兒言誠贅矣。若猶有戀世之心，惴死之念，當思早離岌岌之地，遵坦坦之途，兒從中為郎籌劃，轉禍為福，起死回生，亦易舉耳。」生大懼，長跪請計，曰：「聽卿言，如夢覺矣。如蒙援手，敢不鏤肝！」莘牽使就坐，袖出一符授生曰：「勿憚惶，且將此貼戶上，令老魅來，不得入，而後徐計未晚。」

生貼符卻回，涕泣求救，莘為畫策曰：「娟雖淫毒，然通靈有術，能變化。避之不密，彼終能蹤跡之。今欲計萬全，非求黃道士符錄不可。黃道士援太乙秘笈，持五雷正法，住五嶽觀，郎屈節求之，符即可得。此事不得緩，三日內不得，則大事去矣。彼每出不返者，以仍有人被惑故也。此際必幻化園墅，相與流連。如郎朝死，夕即有他人入室。蓋此間為狐之巢穴，雖出千里，遲數年，終須歸此耳。彼出已兩日矣，再三五日當返，郎欲逃，正其時也。」生且悲且喜，再拜謝曰：「卿起白骨而肉之，何以圖報！」莘亦泣曰：「寧生離，無死別，行矣，慎之勿相忘！緣盡於此矣！」生曰：「累卿將奈何！」莘曰：「兒聞賢者急病而讓夷，況兒亦有術，自能發付老魅，無慮也！」於是再四促之，生不得已，握手辭行，哭失聲，莘急止之。

送至門，忽愕然曰：「為郎幾誤切己事。」乃復攜入室，亟解衣，出一紫羅囊，探囊出一白玉小印，方寸許，上作螭續，其文曰：「異地同符。」贈生曰：「物雖微，即寶之，可以致福也。他日遇購者，究印之所自至，但云『得諸廣渠門外城隍間』可矣。兒所以厚贈，雖聊酬一夕枕席之愛，抑有一事相囑托，幸垂庇也。」生曰：「一身皆卿之賜，更何事不盡心力者？」莘再拜而謝，乃泣訴曰：「郎勿駭，兒亦非人，實鬼也。生時本河南人，因歲荒流徙入都，隨老母傭於崇文門內王氏家。王固巨宗，貨販遍天下，所賴以此玉章為符節。玉章者，閩中江嶠臣所鑄也，人不得借。凡有王氏玉章印記者，無論江楚之遠，川廣之遙，雖片紙隻字，亦能立質千萬。一旦失之，十餘年來不復響應，王深為恨悒，或誣兒母女盜去，王撻母至死，兒亦投繯。乃稿葬於此，左鄰狐穴，右比獾窩，抱恨九幽，愁魂千載。君能買高原一寸土，俾得改瘞，則銜結之報，永矢弗諼。」生曰：「若挾泰山，超北海，予固不能矣。似此瑣事，不足縈卿懷抱也。」言訖分手，莘指墓前枯槐樹曰：「志此勿忘。」生審視良久，不忍言別，莘引身入穴，始噉嚙而去。

時辰星映野，斜月入林。蹀躞蹒跚，約十餘里，甫望見樓堞，逢人諮諏，始得至五嶽觀。果有黃道士者，童顏玉色，鬚眉似金，貌極怪偉，生頓首乞符。黃熟視而哈曰：「妖氣濡染未深，何傷弓驚餌之早？子真機警人哉！」書三符付之曰：「終生佩之可也。」生承教而去。

徑來所寓寺中，寺僧見而驚曰：「先生一晌在何處？致老僧懷惑至今？」生以詭詞給之，問僮僕焉往，僧曰：「回南月餘矣。」行李尚存乎？曰：「攜去矣。」生愴無措手足處。僧曰：「先生豈無親故仕於京師者，盍往就之？」生曰：「有親屬為部郎，往歲已左遷外補矣。今也則無。」僧曰：「朋友亦可與謀。」生曰：「縱朋友憐而顧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？況任黎交誼，世有幾人；倘覲面雲泥，情何以堪！」僧曰：「先生固才貌兼者，懷策以謁時賢，投刺以乾當道，必得上貢天子，何衣食之足慮乎？」生潸然曰：「落拓如此，誰復肯幹旋者！自媒不遂，則身辱名裂，寧凍餒以填溝壑，不忍搖尾向人也！」僧乃喟然歎曰：「往者餘弗及，來者餘弗聞，老僧眼中所見之士，先生一人而已。子身無依，而不屑干謁；餬口有地，而深恥托鉢。愛其品節，重其羔雁。先生尚志，非長貧賤者。請設一榻，而屈先生賣賦長安，以待時至，不亦可乎？」生乃感謝，便棲寺中，為人代書。

一日，寺僧市五色絹箋，乞生作書，雲為檀那作壽軸。書成苦無圖章，即取玉章印之，僧更市面桃素食湯餅，易新衣，駕騾車，入城去。生目送而笑曰：「玉章今日出脫矣。守錢虜未必能辨，即以護封為押角，應無不可者，第恐識者見之捧腹耳。」晡時，僧卻回，色殊愉快，入門即問曰：「先生寫作俱佳，不待言矣，而所用圖章，從何得來？」生曰：「偶然得之者，蓋吾鄉江嶠臣之所鑄也。」僧曰：「此大異事。城中王翁，敝寺檀施也。見圖章，把玩良久，測其意，似喜似驚，再三致詰老僧，具說本末。翁囑致聲，翌日必欲先生入城，並攜玉章。此老素渾樸，無廢詞，其言欲如此，則必如此矣。幸先生勿拘執，明晨同老僧一往，自有代步，不致役役也。」生竊怪莘女之言有徵，諾之。

早起同造王，王接待甚有禮。酒再巡，即索觀玉章。生取諸懷，王一見，愕然，審辨色，詢曰：「兄此物得自何方？望勿隱。」生曰：「實非故物，晚間偶循城溪間步，將至廣渠門，坐石小歇，見城隍陰缺處玉色瑩然，拾得此印。不意見質於翁，愈當寶貴矣。」王曰：「老夫不言，兄亦不知，蓋此印實老夫之故物也，失之十餘年矣。今聞得諸城灣，始追憶往日，曾歸自郊坳，小遺於城下，恐墜落至損，暫置牆隙中，竟致遺忘，兄所言，詢不誣矣。但此物雖微，先世所留遺也，詎可至我而失之。兄忠恕，如肯見還，當以千金奉酬耳。」生曰：「物歸本主，理之固然，何敢望酬？」王大喜曰：「老夫有言，駟不及舌，兄勿卻。」亟收印入內，一餉方出，奉生千金，更謝僧五十金，盡歡而散。

生歸寺，亦謝僧百金，始以情告之，並商改葬莘母女之事。僧曰：「先生不肯負恩於鬼，老僧敢絕義於人耶？茶齋不同畝，請

早圖之。」生遂出資，備雙椁，鳩土工，偕僧至枯槐下，掘得骸骨二具。生大慟，沐以香湯，裹以錦襦，納諸椁中。僧捐柏林淨地方二丈以葬之，祭而復歸。是夜，夢莘母女來謝，且告彼狐恨兒甚深，誓欲見禍，郎所得三符，祈於墓土焚其二，則無患矣。永訣矣，請從此辭。言訖，哭哀哀而去。生悲而寤，窗月正午，隱隱牆外猶有哭聲。反側不能復寐。次日語僧，僧曰：「莘女有靈，其言胡可不信」。即取符就墓前祝而焚之，紙灰飛起，旋轉繞墓三匝，不因微風，直出樹杪，知有神氣也。

生肄業成均，次年及第，屢仕清要，年未四十，以病告歸，終身不娶，養一姪為螟蛉，教二弟成騏驎，巾櫛付之小妾，米鹽畀之老妪。日授方略，坐享宴安。冠千與之游，熟悉其事，秋宵剪燭，向予詳述之。

閒齋曰：

王氏為富不仁，草菅人命，致莘女魂遊地府。粉怨香愁，雖不能一控幽冥，為雪恨報冤之舉，已足悲矣。雖然，自古錢能役鬼，財可通神，凡受其顛倒者，不知凡幾矣。又有有於一莘？莘縱有靈，亦不過於月明雨晦之夕，泣酸風、悲冷露而已，又何能為乎？

蘭岩曰：

凡人溺於所好，雖土穴幾等華屋，村姬視同佳麗，又何必盡人人天台遇仙子哉？邱生聞莘女言，而勇於自新，得千金報不忘酬德，其享富厚、官清要也固宜。

陸水部

周南溪先生，常述其亡友水部主事陸公榮，不謹於言，有罪。戍察哈爾時，單騎至歸化城賃駝。有趙姓者，以二駝應，一乘，一載行李。既而曰：「君無僕從，與我三駝價，僕我可乎？」水部如其言，立券授銀。將發，其一駝以馬代，曰：「駝上下難，馬便。」陸知其始已，蓋是時駝價四倍於馬，自念彼貪利，吾貪路，駝、馬奚擇焉，遂行。行一日，趙曰：「一人難兼二役，牧與炊，君請擇一。」陸領牧。又數日，稱疾，陸牧且炊，趙坐食。適盆有宿餐，冷熱半，趙掇熱者去，曰：「我不慣冷食。」陸笑曰：「汝北人亦不慣耶？」乃取飯冷者自食之。行兩月，食無肉，罵陸，伴不聞；罵甚，辱及所生，陸正色曰：「吾縱不才，曾忝朝籍，況年倍汝，奈何至是！」趙曰：「！罷職即民耳。老去死來，螻蟻引領入矣，尚以此傲我乎？」罵益甚。

陸掩耳走至牧所，坐草中，雪紛紛下。追憶昔時，歌《鹿鳴》，登玉陸，在家妻孥相守，出門童僕相隨；今破帽敝裘，晝行夜牧，掬蹄澆飲，拾馬通炊，膚裂肌消，手龜足皸，又不幸為鼠子所窘辱。不禁涕泗交頤，仰天大慟，曰：「天乎！不意我陸公榮竟至此！」拔佩刀欲自刎，既又自念曰：「吾奉命從軍，此非吾死所。」方忖念間，忽見一老翁，年約七旬，方袍古冠，扶筇而至，揖陸而進之曰：「傷哉！貴人失路若此。寒家去此數武，粗糲生芻，足以供給。」陸感之，而陰怪其衣冠不時，意頗逡巡。翁笑曰：「夫以窮發之北，得居停主人如老夫，亦幸甚矣，奈何以物外見疑？」陸釋然，問姓名，自稱黎公。

相將行數里，越土山，得巨宅一區，繚粉砌，蔭青鬆，雅潔清幽，迴殊塞外。入門，俊僕十餘輩，傳呼「太翁邀得陸主事來矣！」即有二少年，華服出迎，執禮恭謹。登堂，陸拜，翁答拜；少年拜，陸亦拜，翁掖之曰：「此吾家豚犬，君不當受其拜耶？」俄而列燭張筵，窮極水陸。酒再巡，陸請辭去，翁曰：「君尚欲聽駝人之餘罵乎？老夫雖儉陋，猶畜齊馬數十匹，足以代君步，此時不必預計。」陸唯唯。翁曰：「老夫家本瀋陽，流寓於此，幾五十年矣。幸與老妻相守，生四子三女，長子青，人秦探親未返；少子碧，方在襁褓；次子蒼，三子白，所見二子是也。長女阿紅，嫁於大同；次女阿黃，嫁於杭城；在閨者，三女阿紫而已。」顧謂二子曰：「人語阿，可同阿紫出見客也。」陸辭不敢當，翁曰：「固是通家，無迴避者。」二子趨入，良久將命而出曰：「母已設肴於室，調堂上寒，請翁挽客入內，當親奉杯酒，表意也。」翁笑曰：「有媪周折如此，君當以得賢內助賀我也。」急延入室。室中燃畫燭，張錦屏，鉤蒜垂簾，氈毼鋪地，美婢數十人，擁媪而立，被服鮮花，年與翁埒。陸拜，媪答拜，翁曰：「何不見阿紫？」媪曰：「想羞容，不肯便來耳。」翁笑曰：「兒女態，每每如是，但使出嫁半年，亦便似其二姐，面皮如城堵牆矣。」一室皆笑，媪又使人往促之，移時，一雙環婢，啟簾報曰：「紫姐來矣。」隨以目視陸，含笑而去。既而女至，粉黛雲從，麝蘭霧霽，年可二九，光豔絕倫，側立筵前，俯首理袖。翁媪同聲曰：「兒勿爾爾，陸君非外人也。」強女再拜，始各就座。酒炙並陳，笙簫聒耳。

夜將半，陸曰：「且休，今宵之會，誠所謂雅集也，盍賦詩以紀，安用此繁弦急管為？」翁曰：「善。」亟命撤樂，侍兒捧硯舒箋，濡毫授陸，陸被酒興豪，賦七言近體一章，中有「碧血丹心遷客恨，雲鬢玉臂故園情」之句，翁覽之笑曰：「觀君此詩，謂能忘情於小女，老夫不信也。」陸惶恐避席而謝曰：「鄙人詎有異心？聊以自感，故有是鳴，希翁諒之。」翁曰：「此亦數也。小女與君有夙份，遇非偶然，會須瀾吉，與友琴瑟耳。」是夕盡歡，陸□兩目，醉不能語。二子伴陸出宿齋中。

翌日，陸請行，二子留鞭載鏡以止之，陸無如之何。居數日，有翁之宅相胡秀才者，謁曰：「舅氏慕君名士，欲以少女奉箕帚，幸弗棄也。」陸辭謝曰：「西粵鄙人，身荷重罪，行年五十，落拓窮邊，自活未遑，敢累及他人愛女乎？望致語令舅，善為我辭。」胡曰：「不然。吾相君而有死氣，遠期不過二年，舅氏得道有年，附之足以免禍。況表妹不惡，貞靜幽嫻。古人斗酒博梁州，君不破一文，成此奇緣，自受多福，否則孤立無偶，竊恐禍至時，欲求一人援手救，不可得也。」陸心動，因出玉蟾蜍一枚以聘，並以交桂二屈，奉胡以為謝，曰：「感君進藥石之言，故以藥為報。」故拜納而去。

花燭之期將屆之前二日，胡與黎氏二子，攜酒來齋中，與陸小酌。半酣，復話及贅婿事，胡盛稱阿紫淑美，陸意得甚，且中酒，乃大言曰：「若人之丰姿，予已於初到時審諦之矣。特笑老翁不學，命名阿紫，夫阿紫者，狐狸之稱，淫婦之所化也，奈何取以名女？」言未畢，胡愕然失色，二子顫赤，拂袖而入。胡跣足曰：「君失言矣，予執柯之功，乃至此休矣！可惜，可惜！」陸茫然不解所謂。俄而翁與二子俱至，立簾下，以扶杖指陸曰：「何物書癡，輕薄至此！辜負老夫左顧，何足恨；所可恨者，必害得小女子數日不餐也。君自薄福，於我何尤。行矣！請從此決！」言訖，於袖中彩白銀一錠，擲地有聲，去不復顧。胡亦太息而去。

陸深自愧悔，酒力盡消，隱几而臥。昧爽方覺，則身坐一大石旁，砂磧茫茫，無復第宅。始大驚異，取視白金，固朱提也。徘徊悵悵，泣下數行。趙已不知所之。重至牧所，駝馬俱無。晔晔竟日，得遇周南溪先生，適乘一駝兩馬而來。乃訂交於積雪之間，於路備詳所遇。南溪決其為狐，且訝曰：「昨遇一人，哭於道周，詢之，自稱山西趙姓，有一駝一馬，為暴客劫去，想即與公為仇者。」陸質其年貌，果趙也。天之報施於人，豈爽哉！相為太息者久之。至軍營，陸金盡，以歧黃術，寄食於軍中。然性復而執，口不擇言，竟坐訕謗伏法。南溪收其屍，葬之於火，始悟胡生謂其面有死氣之說，誠不謬也。

閒齋曰：

輕薄之口，尤見絕於異類，況與斯人為徒，可不凜三緘之戒哉！

蘭岩曰：

落拓無依，致受辱斯役，斯矣困心衡慮矣。乃稍得意，遽爾輕薄，頓觸所忌，見棄於狐；卒之坐謗伏法，身死異域，可哀也

夫！

馮鏗

華亭汪瑾，年五十餘，潦倒都門，未離席帽，頗倦游。值秋風起，鱸膾興思，買舟南下。候放閘，泊武城故縣之西。日薄暮，方苦岑寂，驀見一小奚奴，汗走而至，投一刺曰：「家主人馮二官奉謁。」閱名紙，稱鄉眷晚生馮鏗，素昧平生。自分老而貧，至親良友，交臂且不相識，那復有強來親近者？疑其錯誤，璧不受，奴曰：「老翁非松江汪姓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不錯也。」遂馳去。

俄而馮至，鮮衣新帽，年約三旬，揖讓登舟，執禮甚謙謹，以潞癩四端為賀。自稱：「山西人，將之揚州就一相識為上官橋巡檢者。知兄歸松江，願順便舟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汪察其人樸厚，許之，馮拜謝。奴乃攜襖被，委諸船艙。夜間相敘，汪曰：「兄

西人，弟南人，何為稱鄉眷也？」馮曰：「祖貫松江，鼎革後，入籍汾陽，名紙稱鄉眷，不忘本也。」汪曰：「胡為不仕，負此壯年？」馮曰：「是有命焉，不可強致。行賄累萬矣，終無成就。初甚抑鬱，後遂釋然。蓋轉念才如襪線，拆之無寸長。仕必屍位，如曰為貧而仕，則弟固富於資者。於彼於此，一無足取，故甘為布衣耳。兄不見江東獨步之王文席乎？苟守志不出，則弱冠重名，當終身不墜，何至倒置手板，貽謫後人？」汪歎曰：「兄言是也，賄且不官，況無金行賂如弟者，欲不棄擲，得乎？」馮曰：「賄賂行而無門可入，非世路之難，正皇朝景運之隆，英才用世之秋也。故行賄非難其人，受賄之難其人也；非行賄受賄之難其人，惟不受賄之難其人也。世之衰也，一變而為請托，更變而為賄賂，寒峻之士遺於野矣，廝役之賤升於朝矣。廉介者黜，貪墨者進矣。甚之，臣賂其君，崔烈博司徒矣；君賄甚臣，子明從封禪矣。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，下焉者又何冀乎？兄際盛世，而不見用，命也，與貧何尤焉？」汪深佩其言，牢愁頓減。自是朝夕晤對，相得益歡。

一日，舟次淮安，置仲秋之望，汪市酒邀馮賞月。酣飲間，馮忽把盞歎曰：「華亭鶴唳，可復聞乎？」汪不以為意，因問：「貴友官巡檢，官況料必清苦，數千里就之，莫徒勞往返否？」馮不應，良久乃停杯，慘然曰：「旬日來，感兄遇我厚，屢欲以誠告，恐駭聽聞，用茲隱忍。今承下詢，實難默然。上官橋巡檢陳某，雖朋友，實仇讎也。十三年前，弟販布千捆之蘇州，路經茌平，與陳同一逆旅。會大雨，留行，陳與同舍客呼盧一日夜，一敗塗地，囊橐盡傾，尚負百餘金，無可措置，大為同舍客所窘辱。弟憐之，如數代償，事乃已。復以二十金贈其行，彼時陳感荷之言，報復之意，一若粉骨糜肌，亦所甚甘者。既而與弟謀，家有老親，無以養，志欲援例捐一雜職，苦無囊可解，公仗義者，能假五百金任權子母，苟得缺，必不相負。弟方喜其能愛人以德，慨然諾之。彼時亦太魯莽，竟不立券。越五年，予重入都門，聞其得缺揚州，尚未領憑，僑寓宣武門外。急往訪之，辭以他出，再四往候，甫得一見。而相見又甚冷淡倨傲。」汪聞至此，不禁裂眦曰：「人心叵測至此乎？」馮曰：「非人心叵測也，乃吾輩心太實，口太真，以君子待小人。未聞有中山狼之事故也？」汪曰：「然，誠如兄言。時亦受此氣懣久矣。此種人，弟宜索其所負，絕交而已矣。」馮曰：「弟之轉念，詎不若是哉？乃問及欠項，不特不承，且出惡言。弟憤怒時，與之爭論。所以然者，不恨失財，恨其人之負心太甚也。豈意其行如鬼蜮，毒甚蜂蠆，買囑坊正，執送官司，無券可伸，官不加察，遂致瘠死他鄉，首邱莫正，訟之陰府，已計追償。幸兄攜之入場，得泄憤於彼，必報德於兄，結草銜環，敢忘異日！」汪聞之，悚然曰：「然則兄其鬼耶？」馮曰：「然，試於燈前月下驗之，可知矣。」汪驗之無影，大懼，對席枯坐，面色如灰。馮慰之曰：「兄勿怖，感戴且無既，豈為陷害者？」

良久，汪稍定，然兢兢與處，如背有芒。及抵揚，馮憫然曰：「從此別矣。雖然，吾聞為浮圖者，必合其奸。知兄與太守有舊，明日希往過之，乘間一白弟冤，無使負心奴，盜清白名，以欺世人也。」言訖，再拜辭行，汪亦惻然送之，指小奚奴謂曰：「此小奚人亦鬼耶？」馮曰：「身且為鬼，安能役人，此亦於冥中以五千錢所買者，亦兄之鄉里，南門外市襪人李四之子也。」既去，汪心中始安。汪性謹默，始終未泄於人，故舟人咸不知之。

翌日，謁太守，留飲，正款洽間，忽報上官橋陳巡檢，於夜間暴疾死矣。太守愕然曰：「曩鏢翁那得便亡？」汪歎曰：「幽冥之理，豈其妄哉！」為述所遇於太守，太守瞠目咋舌者久之。陳死無家可歸，太守為具棺衾，瘞諸義塚，計其宦囊約千金，恨其不良，傾囊贈汪，曰：「吾為馮韞報怨，以報德也。」汪初不受，以太守理直，乃受之，歸而小康。詢諸鄉人，有識李四者，本回民，果有一子，年十五，於二年前，病死矣。質其形貌，正與馮奴同。第不識冥中為何人所居以貨之也。

蘭岩曰：

負心人卒遭慘報，固無足惜。第馮生索命，托言訪友，為官者，慎勿致此等打抽風人來也。

戴監生

瀋陽戴監生懋德，入都鄉試，不得志於有司，鬱鬱歸去。道出永平，宿止荒戍古館之廳。廳西一帶，皆及肩土垣。垣外茅屋三間，戶常扃鎖。秋草滿地，落葉堆階，繞屋三四老槐，六七古塚。屋之西，則連山林，無人跡也。

戴牢愁不寐，二更後，猶繞砌閒步。見月色滿庭，山林清寂，微聞茅屋中有人語言，倚土垣聽了，頗了了。似一老人咳且笑曰：「我豈不明此理者？但餘發如此種種，心灰淡久矣。譬如魚脫於罟，非不悠然深逝也，然不能忘情於餌，必將復上於鉤；鳥脫於羅，非不翩然遠翥也，然不能慎機於微，必將更罹於弋。子虧功不止一簣，乃不自樹立，而復自傾陪之，恐日月蹉跎，臭皮囊不比金剛石也。」一少年聲者，笑曰：「我發軔之始，便獲美姝，兄弟姊妹，豔羨滿室。至今且數年，兩肺猶瑩，況夫心腎？可見錢鏗之術，非無裨補，真精既返黃金室，一顆明珠永不離。翁蹉跎失足，神祇精，只可窺竊繩樞，綢繆嫫母；綺疏繡榻，非復翁側足地。譬夫逆旅蜚蟲，但夜出偷沒臭脚漢，乃轉笑香閨豹脚，親昵玉肌者為失計。非翁眼孔小，直是翁妒心重耳。況壽夭之數，自有分定。即金剛石，能無大小也？」老人揶揄之曰：「老夫年逾五十，詎意今日聞此奇談，何其詭誕！夫乞丐小兒，宛轉於百尺竿頭，以為得計，自謂出人頭地，初不知地下折臂叟，即是當時竿上兒。方歎天下險穽危途無有甚於此者，乃今子顧以此驕老夫耶？天能與人以壽夭之數，而不能禁人以撙節之方。設有兩人於此，得青蚨一千，各分五百，數則同，而用必不同也。其一人一日一錢，或數日一錢，漸至不破一文，則此五百錢，雖終身不盡可也。其一人，初亦一日一錢，或一日四五錢，六七錢，漸至十百文，則此五百錢，其盡也可立而待也。子不明其理，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，是何畜犴鳥撞花，知有炎日，而不知有玄水也，豈不令人絕倒！」久之不聞應答，惟頻聞老人嚙聲。

戴欲歸寢，忽又聞老人言曰：「是亦不必多辨，子第思秦州田二郎，亦當淫淫汗下矣。彼非不自命為冥靈也，大椿也，然由今觀之，野馬而羊角也。朝菌不知有晦朔，蟪蛄不知有春秋。五百錢五日用了，至骷髏，每每慘老夫之目，子寧未之見哉！」少年者哂曰：「翁言非不了了，待童烏預玄自有方也，豈可與小兒強作解事者同日語！予黃庭之榛莽，已冀除久矣，丹田之稂莠，亦除治盡矣。宏於中者肆於外，猶韞明珠於水晶之櫃，無事炫露，表裡皆瑩，非如腐之石，不任切劓者。」老人曰：「然則遂無腐時乎？」少年曰：「玉晶何腐之有？」老人歎息曰：「見卵而求時夜，見彈而求鴉炙，癡絕妄絕矣！何異荒祠木居士，不慮風雨，而梁柱蠹生，庇蔭我者，即所以摧毀我者也，豈必外來之風雨哉？且斧斤不施，樗散之所以壽也；文采章身，鳳凰之所以隱也。子謀隸仙籍，而先窺鬼籙，吾恐子平之願難畢，而賈誼之易來，鐵鑄一個錯不成，恚惶甚矣。即如館中戴監生，本非科甲中人，尚曠曠憂思，自加戕賊，正堪與子齊彭殤，未可與老夫較修短也。」戴驟聆至此，毛髮悚然，驚疑間，又聞少年曰：「休休！我聞太上忘情，最下者不及情。情之所鍾，正在我輩。我所以敢銳身任者，誠有所恃而不恐也。翁以鉤距來，我但以坦率往，毋啣礪也。」老人遂發怒聲曰：「稚子何敢抵牾先輩！汝牴牾不辨，香臭不分，有何尷尬？其恃汝母為護符耶？彼老魅無恥，幻魄媚人，今見棄於同儕。貧類丑鬼，無雷行其誅之，何足附會！汝忘二十年前，跪老夫膝下吮靴鼻、牽衣襟，苦求採藥之術，汝母亦跪進履二、松子一拌，老夫一一授之，奈何饑附飽颺，強項乃爾！」少年便給尤甚，言不少讓，尋聞話訖紛然，漸出戶外。

月明如水，見頗分明：一老人偃僂侏儒，扭結一少年，稚齒韶顏，容色如玉，於樹下毆甚苦。戴知其非人，捫捉牆頭半磚，極力飛擊，撲地一聲，適中二人交足處，同僕於地，並化為狐，見人，竄入屋後古墓中。戴亦就寢。次日，白諸館吏，同往發塚，有黑狐十餘頭，奔逸而出，逐之不及。後戴再試不第，憶狐言，投筆經商，致富十萬，遂不復求仕進雲。

蘭岩曰：時運不齊，頻居康了。命途多舛，永落孫山。自負文章而遭淪落者如戴生，可勝計哉！

佟謹角

旗人子傳九者，年二十，以事出正陽門。過一巷，路狹人眾，相俟以行。驀一人迎面來，急走如飛，其勢甚猛。傳方倉卒卻避，其人已至，兩胸相撞，竟與己合而為一，頓覺身如水淋，寒噤不止。急投一緞店下，閉目蹲身歇之，良久，頭愈痛，眼愈眩，茫茫然，僱車馳歸。夜二更後，忽躍起大言曰：「我因一時趕路不及，正在倉遽，奈何攔我去路？致誤大事，我與汝勢不兩立矣！」於是批頰撞頭，自殘不顧。家人環守通宵，搶攘不休。

鄰人或言某衙所居，有巫而走無常者，號佟畸角，最能祛除不祥，盍使治之。家人亦夙耳其名，巫往祈請。佟未至，傅已知之，哂且罵曰：「無論銅畸角，鐵畸角，又何為哉？」俄而佟至，男女觀者如堵牆。佟瞠目視之曰：「何處鬼魅，敢來此處祟人，不實供，即又汝下油鍋矣！」傅瞠目不言，但吱吱切齒不已。佟大怒，命傾油於巨鑊中，燒柴煎之。油沸，旋捉一銅叉，向傅面上旋繞，故振響其環以恐嚇之。復叱曰：「不速供，則烹矣！」傅哆口長號曰：「嗟乎，冤哉烹也！」佟曰：「無故祟人，罪固當烹，何冤之有？」傅倚壁戰慄，計甚恐怖。佟復振又作欲刺之勢，喝令速供。傅肘膝投地求免。於是自供：「本鳳陽府人，於某年入京，因迫於饑寒，竊發人之塚，為人所覺，群求擒捉，一時惶惶，用鐵鉤逮捕，希冀免脫。不意連傷二人，坐法當斬，今日大決，綁赴菜市，已臨刑矣。因極力掙扎，得脫身而走，方將逃避他所，詎意為此人所攔阻，心實忿恨，故與之較量。既老爺見責，焉敢遲留，第乞秘密，小人他去。」佟曰：「然則速去，勿觸我怒。」乃倚叉而坐。觀者莫不駭異。

傅跪坐地，揮涕不止。乃叱曰：「胡不去而泣，必求烹也？」傅哭曰：「小人在獄中時，因天寒，兩腳膠皴，步履甚艱，欲氈襪一雙，則感德無量。」佟笑曰：「甫得寬宥，則有所求，一襪所值幾何，不吝與汝。」巫命傅之家人，取白紙糊作襪形，每只畫一符，書一氈字，焚之，傅即欣然伏地，叩頭，即伸足作更易狀，觀者皆笑。佟因詰其姓名年歲，今去此將安之乎？傅曰：「姓名某某，年若干，今得脫大刑，當奔川滇遠省，以避搜捕耳。」佟曰：「汝計左矣。此去川滇數千萬里，豈旦夕可至者？倘為邏役所獲，重罹網罟，再思僥倖，詎可得乎？不如從吾教，尚可得一啖飯處。」傅曰：「苟得老爺垂憐收納，必報大德。」佟亦喜，乃探囊出一黃紙小會，焚之，傅遂仆地不動，良久始蘇，問之茫然，惟憶致病以先之事耳。家人羅拜，厚贈謝焉。

是日刑部大決，密訪果有其人者，已梟示矣。聞者咸歎異之，愈神佟術。佟年五十餘，平日孑然獨處，持齋誦佛，寡言喜睡，往往睡三四日不起。至其家者，重門以內，無寸芥纖埃。一切箱篋几案，不見拂拭而光潔可鑒，或言其有禁鬼之術，或三年一更代，凡所服役者，悉鬼也。

蘭岩曰：觀此而哀小民之愚也，饑寒所迫，則相率而為非，朋黨所要，每橫行而不顧。一旦自罹法網，幸脫無由；既已梟示通衢，猶矜奔避。真乃醉生夢死，誰能喚醒其良心？為鬼為人，尚未辨別其形似者也。為民父母者，尚其念氓蚩之可憫，勿以罔民而可為，思人性之皆良，勿致不教而遂殺，則被澤者，可勝計哉！

## 譚九

京都花戶子譚九，奉父母命，探親於煙郊。策衛出門，日已向夕，道遇一媪，衣懸鶉，而跨白顛馬，鞍轡華美，左右相追隨，問：「小郎何往？」譚以所告，媪曰：「此去煙郊尚數十里，路多積潦，頗不易行，小郎不聞乎？風度蒲牢，都城漏下矣。荒野寂寥，保無有暴客相值？茅舍在邇，盍留一宿，翌日早行，得從容也。」譚正惶怯，聞言深荷其誼。媪策馬先導。循僻徑二里許，隱隱見林際燈光，媪以鞭指示曰：「至矣。」縱轡即之，即矮屋兩椽，土垣及肩。媪棄騎啟扇，延客入室。

室中空無所有，惟篝燈懸壁，一少婦臥炕頭哺兒，媪呼曰：「有客來，媳婦可速起。」婦徐徐起，掠鬢，兒呱呱啼，媪探袖出胡餅一枚，付之，啼始止。譚視婦年可二十，淚睫慘黛，殊少歡容，媪曰：「汝起燒茶，老身送馬便回。」言訖，出戶牽馬去。婦折柝引火於燈，著紅布短襖，綠布褲，藍布短襪，跋高底破紅鞋，皆敝甚，露一肘一腓並兩踵焉。譚年少口訥，不能致詰，但陰憐之。俄而媪還曰：「為邇代步，致即寂坐，渠宅上聞有客至，亦欲延款，老身辭以太晚，囑為致意。」譚唯唯，媪曰：「奔馳半日，想客亦苦饑矣。媳婦備飯來，老身且出喂驢。」譚曰：「相擾何安，芻豆之費，臨行當厚償。」媪搖手曰：「莫漫作客套語，所值幾何哉？」既而飼驢已。婦陳列酒餚，瓦器絕粗，折稊為箸，以盆代壺，而肴皆魚肉。但冷不中啖。媪移燈勸譚飲，譚辭不能辭，乃進飯，飯又冰冷，勉進一盞。婦斂具去，相與坐話，婦就燈為兒捉蟲。譚曰：「聽姥言似非京師人，娘子則又旗妝，敢問邦旗？」媪曰：「誠如郎說，身本鳳陽侯氏，因歲荒流離入京，為人縫紉補輟，謀衣食。再醮此間村民郝四，近三十年，今成翁矣。生一女一子。女已適人，子為丐者，居城中。翁以衰耄，傭於野肆中，為人提壺滌器，小郎明日當過其處，見雞皮白鬚，耳後有瘤如卵大者，即是也。媳婦餘氏，實宅上婢子，其主人為巴參領，久退閒，幼主襲職矣；適借馬處也。」譚曰：「視姥家亦甚清苦，何苦盛設待客？」媪笑曰：「倉卒客值茅舍主人，豈能咄嗟辦此肴膳？亦緣中元節例，分得宅上餘，方愧藹瀆，敢雲盛設！」

譚坐久頗倦，又不便偃息，乃出具就燈吸煙。婦頻睞，有欲煙之色，媪察知其意，亟拊掌曰：「媳婦垂涎吃煙矣。小郎肯見賜否？」譚以煙囊付之，媪曰：「近以窘迫，不有此物已半年矣。那得有煙具？」譚乃並具奉之，婦吸之甚適，眉顰頓舒。媪視之，點首曰：「老身在世六十餘年，不識此味。誠不解嗜茄者，何故好之如此。」譚曰：「亦自不解，第不會則已，學會則一刻不能離，寧可食無飯，不可吸無煙也。」媪大笑，譚曰：「娘子嗜此，予遲日當市具與煙來，作野人芹敬。」媪頷之。

譚出洩，見銀河西耿，斜月在林，約略四更。媪揚聲於室曰：「客不時欠伸，當使寢息。」譚應曰：「尚可稍坐。」媪曰：「勿太勉強，明日尚有路行，更有所懇，望留意。」譚問何事，媪惘然曰：「明日過市，苟見我家老翁，煩為致聲，促其急送數錢來，但言家中吃著都盡矣。」譚曰：「無不盡心。」媪又赧然曰：「以貧故，並無被襪，一夜屈郎甚矣。」譚曰：「假一席地，得一夕安，已承厚贖，敢過望耶？」因各就枕。譚疲極，著枕便熟睡。既而夢回，覺草蟲鳴於耳畔，爇火耀於目前，矍然驚起，則身臥松柏間，秋露濕衣，清寒砭骨，係驢樹根上，齧草不休。茅舍烏有，媪與婦並失所在，但見古塚頽然，半傾於蒿萊枳棘之中而已，不禁毛髮森豎，急捉驢乘之，得得而驅。

行三五里，天已向曙，稍稍心定，抵煙郊事畢，復遵故道，小歇旗亭。有滌器老人，酷尚老媪所述，詢之，果郝四也，愈異之，引至僻處告以前夜所遇。郝泣然曰：「據郎所見，真先妻與亡媳並夭孫也。先妻下世二年，亡媳去歲以難產，母子一夕皆死，詎意尚聚首地下哉！」譚亦惻然，更問巴參領為何人，郝曰：「某旗某佐領之父也，死亦十餘年矣，直北喬木處，即其墓道。亡媳，其家婢也。老朽夫婦，故其守墓人。往歲零雨，屋舍傾圮，佐領無力繕葺，老朽無容身處，故傭工於此，聊以自活。前日中元節，佐領殿墓，猶焚船馬數事，第不知亡妻借馬，何事何之耳。」譚感歎久之，乃解囊贈以青蚨五百，俾具冥資，勿使魂餒。郝泣謝。譚歸後，不欲食言於鬼，亟備紙煙具二枚，煙一封，重至其墓，祝而焚之。更訪巴參領墓，果在直北數十武外，松柏森鬱，有新碑可捫雲。

蘭岩曰：

一飯之恩，感而必報，譚誠義矣。獨是夜台魂餒，泉下神悲，倍可傷矣。以郝之老邁，貧無容身之地，傭工野肆中，暫謀糊口，斯亦自顧不暇，豈知妻子嗷嗷，猶待哺於地下哉！嗟乎，鬼而貧也，尚有陽世以為不時之需，人而貧也，其將告助於誰氏耶？陸珪

予友仁和陸子瑜，名珪，少游巴蜀，舟泊巫山下。會同載一楚客，病死，其鄉人為理棺衾，行李羈滯，計五日方可發。陸固好動，既惡少舛狹隘，又不耐喪事之擾，竟捨舟從陸。行二里，足重繭，不復能越險阻，乃止於亂山孤館中，欲覓代步，無有也。一日，館吏來白：「敝處三家村也，往來但有此館，今夔州參戎蒞任，輜重家口將住於此。君幸暫覓居停，官過後，當任君去留，第勿以逐客見猜也！」陸不得已，復移裝於館西三里許，借廢蘭若居焉。就中唯一僧，年約三十餘，形貌奇佻，行復偃蹇。陸作客數千里外，不敢睥睨驕人，惟處之以謙。

無何，月升，值孟秋之半，炎暑未消，梧葉乍飄，蛩聲四聚。陸獨步荒砌，聞寺門剝啄聲，甚雜杳，僧倒屣出應，陸潛伺之，則禿衣三五輩，將主人命，邀僧於山樓，踐玩月之約者也。僧諾之，隨引扉相與西去。陸私念此僧，蹤跡可疑久矣，今盍試從其所之，觀其所事？足遣旅懷，倘有所見，亦可以助異日朋友相聚時，花前月下之談資也。

遂潛履其跡，迤邐行數里，山路迢遞。卒至一山樓，半依峭壁，蒞半深潭，階砌傾危，窗寮毀敗。陸度不可登，適旁有古松，虬枝夭矯，倚於巨石，因攀鬆踞石，平眺樓中。色色洞晰。見樓中列雙燭，設兩筵，長裾高履者三人，貌悉奇偉，靚妝女子一人，絕美麗，聞僧至，咸趨走而迎之曰：「何晏也？」僧笑曰：「早一刻非不佳，奈何俗客在賓榻，故少煞風景。」女子曰：「袁師知

之乎？鄺三妹不矜細行，竟遭蕙苳之謗，乃翁督責過峻，三妹嬌養慣，哭泣竟日，目盡腫，今夕不識能赴約與否？如爽約，則師之煞風景，未必如是之甚。」一白衣少年曰：「不然，鄺三娘苟知袁師至，目腫即消。即不來，卿正好入無雙譜也。」女笑且罵曰：「小魅，踏鐵未脫，遂敢於阿前饒舌耶？」眾皆大笑。僧曰：「勿多求，一雙足矣。」女微笑曰：「今日兒有疾。」黃衣體重者進曰：「卿有疾，予有藥，一刀圭足以療之。」女赧然首垂頸赤，不復應酬。黑衣長髻者，拍女肩而慰之曰：「老子興復不淺，請與子出陳納新，以游無窮，彼皆涉惡趣不足與談，而亦無須芥蒂。子獨不意袁師初晤時乎？才一入鹿脯之宴，輒喜愜過望，酒馔併吞，迄今骨鯁尚恐在喉，曾幾何時，亦以口給取憎。伊尚如此，況夫齋馬，奈何與之口角，獨不惜氣力耶？月色佳甚，不如謀醉之為得也。」眾曰：「熊公平心之論是也。」女亦解顏。紛然入座，舉杯歡暢，酒政喧囂。

正騰辯間，褐衣奴傳語：「鄺三娘子來矣。」有頃，一雙鬟女郎登樓，貌尤豔，而有憂色，不暇作寒暄語，怔怔然向眾言曰：「諸君尚在此高會耶？彼萊夷已稅信人之駕矣。我輩壽則壽矣，雖然，猶未有樹也。兒方寸亂矣，敢請諸君早計之。」眾驟聞之，大驚撓。黑衣者獨哈然曰：「迂奴無膽，必致首鼠兩端，大事去矣。吾等已預有間諜，萊夷之旅若林，亦何足畏？憶昔與袁衲子採藥西山，遇一嘖婦，方姘，二人未嘗迴避，而術竟無恙。可見學道既成，雖危無咎也。」女愀然搖首曰：「兒聞福生有基，禍生有胎，吾等近年狂樂極矣，豈能不反。昔胡大師作蜘蛛隱時，再三規戒曰：『行矣，樂不可恃，欲不可縱，三年後，萊夷猖獗，破巢之下，恐無完卵。』言猶在耳，今非其時乎？惜當日行色匆匆，未及審詢，驀然值此，伎倆輒窮，奈何徒作大言，焉濟於事？」僧曰：「無嘩。胡師所踞，去此不過五百里，盍共往依之？」眾悉首肯，黑衣者獨不欲，曰：「胡衲淡泊，惟曉枯禪，吾等避未然之災，而輕去已成之業，是猶棄蘇合之丸，而取蝮蛇之轉。袁師素多奇計，今乃出下策耶？」紛議未決。

忽聞林中鳴鏑聲，陸大驚，窺之，見壯夫百餘人，擁一將軍，呵殿而至。咸手弓腰矢，噉犬呼鷹，樓中人辟易星散，壯夫飛馬分逐，無不應弦飲羽。陸股票而顛，猛然驚寤，則身故在蘭若階下臥也。重歷舊徑，果有山樓松石，悉符所見，徘徊不能自釋。

歸而心悸，不復淹留，乃攜裝還山館，館吏迎笑曰：「子亦巧甚，參戎夜獵大獲，今晨甫去，子可以居此矣。」陸問參戎何如人，吏曰：「參戎瞿姓，山東萊州人，新科進士，有勇名，以軍功特授綬寧營參戎者也。今夜獵於山中，得熊一、虎一、猿一、狐狸二、兔三五頭，不足異也。最可異者，並捕得白馬，極神駿，調是野馬，而踏鐵宛然，此物奚其至此，子博學能知之乎？」陸雖不能解，而心知昨夜所見者，皆此數獸之妖，黑衣者熊，黃衣者虎，僧稱是袁師，即為猿，女稱鄺三娘子，則二女為狐狸，三五褐衣奴，即為兔，而白衣少年，女嘲其踏鐵未脫，其為白馬無疑矣。

禽獸精魅，於人何所關係，乃致陸幻化如此，天下事尚可思議哉？此事陸逢人輒述之，予聞之尤熟。

蘭岩曰：

深山窮谷，何所不有？而此事尤奇。

白萍

林澹人，延平諸生也，貌姣媚如好女子，見者無不嘖嘖而目送，閩中俗尚龍陽，林獨守身如處子，片肌寸體，未嘗輕露於人。年十九未娶，以槐黃近，稅居城北餘氏廢園。園多喬木，門枕一溪，地幽僻，少人蹤。

時當盛夏，林日暮則輟讀，散步溪邊，愛其水之清漣，濯足石上，覺水旁嗤嗤有女子笑聲。林驚視之，見一女子，齒甚稚，娟妙絕倫，由對岸步水而過，無少沾濡。林叱曰：「何物妖魅，敢近人耶？」女哂曰：「恐世間無此妖魅耳。」林拭足著履，逼女於樹下，諦觀之。女坐石上笑曰：「我妖魅，子何敢近？不慮噬子耶？」林曰：「苟非妖魅，何能於水上行，衣履悉不沾濡？」女曰：「子不聞，『聖足行於水，無跡也；眾生行於霜，有跡也？』即伏水中一年，亦何不能！」林曰：「踏浪之技，無地無之，不足爭論。所可異者，地僻人稀，曠夫獨處，不虞子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」女應聲曰：「年少喜游，所至不暇關白，然滋爾疑抱，雖然不遇明人，兒之大不幸也。譬夫水晶鏡片，翳以塵，宜其曖昧不明。因念如是，不勝淒然。子非善知識，請各事其事，無相問也。」言訖，惻然欲淚，若不勝其感傷者。林憐之，欲邀之入齋，而又畏其非人，頗形躑躅，女復嫣然笑曰：「子真口同百舌，膽如鼯鼠，獨不慮貽小兒女以掩口胡盧耶？」林怩然，肩隨以行。甫至園門略約前，即遇館童逆告曰：「浴湯已寒，即何往而久不歸也？」女匿林後，潛入齋中，格格笑不止。林亦匿笑，謂童曰：「我自洗浴，汝亦不必復來。我倦甚，須早眠也。」童懷惑而去。

林深閉重門，入室，向女而笑曰：「子亦太便捷，必久慣貽香者。」女睨之曰：「含苞花，何漫以繽紛見擬，寧若子美日修眉，丰姿自喜，甘為巾幗之行？倘遇俞大夫，後庭花知添幾種，應為子升表於天矣。」林故□□，達於心而濡於言，乍入溫柔鄉，面□□吃，甚不敵女之便給。女下窗閉戶，收書燃燈，與林對席坐，披覽詩文，搜索筆硯，不肯少靜。見棋枰即取與林弈，一局方布，則以手亂其子曰：「此大費心，非樂事也。縱留殘局嘔血圖，有何關係！」於是促膝諧謔，問林能飲乎？林以量淺對，女以簞輕擊其肩曰：「量淺耳，是能飲也。」亟啟紗廚出酒一罍，肴一盒，類皆珍美。林怪，問物從何來？女曰：「預儲於此久矣。子第飲食，又何多問！」林知其異，然對此麗人，殊不畏懼，相與淺酌細談。女自言：「餘氏，字白萍，園主人，奴之故主也。主人舉族遷城內，兒獨留此間，年十七矣。父母兄弟姊妹俱漂泊，蹤跡亦各無定。正愁孤子，幸得與君解逅，見如憐，願備妾媵。」林喜曰：「予亦未有室，得與卿伉儷，亦何樂而不為？」女粲然，飲酒間，備極歡呢。林原不能飲，少飲則醉，乃同就榻，枕席之事，顛之倒之。林雖弱冠，具甚麼麼，女嘲之曰：「子亦幸未娶，即娶，亦不足以清帷薄也。」林大慚，女曰：「無傷也，亟當為子圖之。」因挑燈復起，檢荷囊，得末藥一撮，和以唾而團之成紅丸，使林吞之，仍啟衾臥，林覺藥入腹中一霎間，勢熱如火，倦而睡去，四更復寤，怪累累然有物在股際，探之，則勢暴長，迴殊平日，大盈握，長咫尺矣。大驚告女，女捫結而笑曰：「以小易大，子何修而得此？」林亦笑曰：「妙則妙矣，無乃太醜觀乎？」女曰：「惟其丑觀，愈形子之美好，夫何尤焉！」於是盡歡而罷，自此無夕不至，好合無間。然終以館童之耳目為礙。女商於林曰：「觀館童之為人，頗穎慧，且子之心腹也。盍明告之？」林乃呼童，使拜女，告以故，並誡勿泄，童唯唯而退，遂不復避諱。雖白日亦在齋中。

未幾，林赴試入都城，月餘始歸。女設饌，為作軟腳局，相得愈歡。第林出示棘闈，七藝皆不得意，心殊悒悒，女曰：「勿憂，場中固不論文也，子有祖德，必高捷。」及揭曉，林果中第九，名大噪。友人符生，故太守某公之孫，美而少，蓋濁世翩翩之佳公子也，夙與林為總角交，今更為同年而同門。性本不羈，得雋而興愈豪，折柬召林飲，林辭不往。符親至餘園，強之升輿。在座五人，皆新貴而舊識者。飲至午夜，始各散去。林被投轄不獲歸。符醉，謂林曰：「兄平日守身如玉，每下朋友榻，未嘗解衣，今為孝廉，行將在仕矣，豈可復作兒女態，今夜與兄投足談之，可乎？」林請異榻，符曰：「主人倉卒，不暇備矣。」隨頭指二童，強為緩衣，林被酒眩眩，極力支撐，竟不能敵。禱脫，忽露毒藥之具，符駭諦曰：「此豈兄之故物耶？何便得一第，頓令人刮目如是！」林羞匿不對，符亦覺不雅，給衣著之，退踞胡床，息喘良久。屏二童，閉戶，前席致詰。林頰赤面赧，不發一言。符正色曰：「爾我總角之交，豈敢敗乃事者，如不以誠告，當飛語諸同年，俾咸以噉曹目兄也。林大窘，遂以實告，且囑曰：「幸勿為外人道也。」符愕然曰：「此兄以鰥居致邪，喪無日矣。脫此無他術，惟謀早娶，可以免禍。內人有一女弟，年十八，性賢淑，而色美麗，兄如不棄，弟請執柯斧。」林故無父母伯叔，鮮兄弟，諸事皆得自主，且久聞符內娣之美，族巨而家富，遂許之。符晨起入白於其妻，妻大喜，歸告父母，其父素器林，一言而決。

林不復過餘園，擇日納采。及合卺，新婦果麗。第林具過偉，定情時大為鑿柄。三朝，婦家來睡，男女親戚，宴會滿堂。忽一女子，瞥然至前，諸眷驚起視之，甚豔，而皆不相識，急呼主人。林入視，則餘氏白萍也。驚但卻立，不能出一語。女艷然責林曰：「君誠所謂薄倖人也，兒何負於君，遽以葑菲見遺？」林俯首無以應。擾攘間，符生突至見之，驚為仙人。女忽不見，諸眷駭愕，具聚猜疑，感不知其妖異之由。惟符曉然，神為之奪，歎異不置。

遲半月餘，林飲於友人。漏下，歸自城北，覺身後有二人從行，疑為邏卒。回顧良久，二人行近前，方辨為二女鬟也，攬林之法而邀之曰：「小娘囑招郎君，幸勿見拒！」林卻之不可，不得已，從之以行。時際望後，月色皓然，循僻徑約三四里，漸近餘

園。林內疚，止步不前，二鬟強挽之，又數武，見白萍坐溪邊石上，黛蛾顰蹙，怨態不支，掩袂而泣。二鬟捺林跪其前曰：「真得薄情郎來矣！」林頓首引罪曰：「予知過矣，顧卿獨不念齋中繾綣之情耶？」女哂曰：「子亦太強記，尚能憶及曩昔，若奴則盡矣。子負心太盛，即王魁、李益，有不逮焉。尤可恨者，子賤玉貴珉，致兒清白之身濫為所玷，思之痛心切骨，銜恨非一朝一夕矣。今子親身而來，何翅固轍之鮒，縱搖尾乞憐，亦復奚益？應示蒲鞭之辱，以儆狂且。然不致子於死地者，以子有日騰驥，為乃祖隱德之報故也。」乃命二鬟褫林衣，折柳枝鞭之數十，更以溪沙傅其陰，置諸石上，而後捨去。乃林之被辱也，身如夢魘，轉側由人。次日黎明，方可動步。遂踉蹌而返，密告符生。符聞之，浹背汗流，終生不過餘園。

林自此覺私處冷如垂冰，縮似僵蠶，百治不舉，蓋已病萎。新婦失所歡，不能無外遇。所賴少年英發，祖德不衰，得捷南宮，使致清要。以符一子為螟蛉。李芟裳為予言，不甚悉，後又得賴冠千詳述之。

恩茂先曰：

祖有德，而子孫發甲，固天所以報告人，乃又斬厥祀，殊不可解。

閒齋曰：

否，否，愈遠愈疏，古聖人所以有承祧之義也。林生絕嗣，天所以報林生，非所以報其祖，何則林祖父有發甲之子孫，而林不得為人之祖父也？天何負於吉人哉！」茂先大笑叫絕。

劉大賓

劉大賓者，河州副總戎周公之常隨也。署中有大書房，花木叢雜，廡舍寬敞，每見鬼物。劉與轅門官白把總者相友善，偶夜半被酒，覓白閒談。繞出大堂，黯然無燈光，劉且行且喚曰：「白二哥睡何早也？」忽堂右偏旗轟下有人應曰：「白老爺苦蚊，向大書房宿矣。」劉乃負手高歌，緩步而往。時月色溶溶，萬籟俱寂，隱隱見花台畔，一紅衣女子倚欄而立。劉默念深夜矣，此女胡為乎來？席其體態服色，必杏花也。蓋杏花者，周子婦之媵，頗有姿色，劉平日最為注意者也。於是酒醉興高，欲就而摟之，去數武，見其面白如粉，眼赤色，舌出唇外三寸許。劉大叫發狂，徑過書室，直宿者驚起環問，咸聞鬼哭之聲，漸出院外，無不毛戴。備述顛末，白把總至，聞之訝曰：「我今夜仍宿斜房，且二更時，大堂即靜，旗轟下又烏有人，想亦鬼所為也。」

劉由此病顛，日作鬼語，悉不可曉，周以印花制之，不效。惟僂身而行，如負重狀，每見杏花，則悲喜追逐，杏花亦不禁淒惻，泣數行下。周公以其怪，令二人復相見。杏花從此失神，或罷繡獨語，或停食自傷，幾次投繯，皆被同人所覺。一日，周出巡所汛，左右疏防，劉遂得於深夜潛入宅門，直抵寢所，解帶縊杏花之頸，比家人覺而救之，氣已絕矣。劉病尋愈，茫不知縊杏花之事，恨悒殊甚，又曰為杏花父母所窘辱，亦自縊死。

蘭岩曰：

淫心一動，便招如許妖孽，二人俱不得其死，良可哀矣。獨不解劉與杏花有何夙冤也，不然，紅衣女何敢作祟？

莊慈鬆

吉州莊壽年，號總鬆。乾隆初年，貢入國學，僦居城北一廢園中。初至時，莘莘茂草，苔茸沒階。荒蕪殊甚。莊剪荊辟徑，住行李於一軒。居無何，槐黃已屆，檢點入闈。莊雖名宿，而花樣不同，且半世坎，依然倒繡孩兒，鬱憤成病。延至春，委頓床第，傭奴呆鈍，不勝薪水之任。所善同業邱生，亦同傷耗者，憐莊老病，攜一童並襖被就伴之，朝暮相對，頗慰寂寥。

邱固少年，每擁衾綯，不無冥想。時際仲春，池草重青，園夜半茁。薄暮，於軒東獨步，瞥見一女子，年可破瓜，翠裙紅袖，豔莫與京，向邱嫣然一笑，百媚俱生。邱迷惑佇視，形如木雞。第疑為鄰女，罔敢挑達。女尋逾墻垣而逝。邱歸軒語莊：「人言京師婦女，裝束醜怪，既無旗人大方之度，又無南方嫵娜之風。乃弟之所見，實有神仙其人者，裝束皆意想不到，今而後知人言之不足信也。」莊曰：「否，否，子有見而佳者，皆非土著也。譬如今科鄉試榜下，其魁卷之堪誦一時者甚少，究其實，順天籍貴者有幾人哉！」邱大笑。

入夜，邱寤寐反側，朦朧間，女子倏至，遂曹騰如醉，相與交媾，猥褻之聲四徹。莊驚覺，側耳聽之，不禁精遺滿席，次日天曉，而邱起尤晏。朝食頓減，舉動不時。莊詰其夜來何事，邱秘而不宣。莊大疑，夜假寐伺之。二更後，聲作枕畔，褻語入耳，精又大泄，邱亦日就疲憊。莊詢之，猶不吐實，莊正色曰：「吾二人皆作客異鄉，家人繫念豈不甚殷，奈何以數千里外之身，致之狐鬼？君少年庶幾不患。僕老矣，安能拼將酒之精，為君夜夜遺也？」邱慚謝曰：「君言藥石也，敢不拜嘉，如渠再至，當痛絕之。」

是夕，女不至，邱詡於莊，莊亦心喜。適同監涪州劉生，精岐黃術，偶遇莊，驚曰：「君何病之深也？」診之，錯愕良久，曰：「君年望六，那得有遺精症，豈其為狐鬼所蠱乎？」莊神之，即告以邱生事。俄邱至，劉亦診之，憮然曰：「此狐祟，非鬼也，無藥可醫。城南有穆薩嘛者，可延至，使驅之。」莊問穆薩嘛何如人也，劉曰：「廂白旗，蒙古人也，為羽林軍。薩嘛者，譯言巫覡也。」莊敬諾，挽邱童往邀之，穆迫於官役，約三日後甫得來。莊引領望之。漏三下，女子復至，責邱曰：「君何信劉監生語？」邱曰：「使人召穆，莊為政，己不與焉。」女忿然，以兩手捧邱之頰而接吻，曰：「我既死，汝豈能獨生耶？」即以舌啟唇而吸之，芳芳然氣出如縷，心茫茫無所憑。女更加力吸之，邱覺丹田痛如刀割，五內欲裂。莊聞邱帳內撼搖，連呼「邱兄」不應，知其有異，急叫二童起，照邱已昏絕，白身僵臥。喧救一餉始醒，持莊手且告且泣曰：「弟之鬼，將就餒於異鄉矣！」莊大恚，向空謾罵，招邱同榻。

三日，復使延穆，穆果至。鄰人觀者如堵。穆冠兜鍪，腰金鈴，搥鼓咚咚，口誦神咒，繞園而走。至園後廢樓前，瞋目仰視。旋棄鼓，捉鐵叉趨步登梯，若有所逐。至牆角，極力叉之，聞之聲，如犬之被撻然。設鼎鑊，提叉烹之。咸見一黑狐，大如獾，脫腸而死。穆炙肉焚皮，取心燒之，研為末，服邱及莊而去。怪遂絕，二人病亦尋瘳。踵門謝贈，穆不受。訂交而別。邱丁丑席帽離身，授柘城縣尹；莊以教習生滿，教職歸里。此事莊自言之。

蘭岩曰：

邪不敵正，理固然也。邱數未終，奈何以憤怒而欲置之死地？其自斃也，不亦宜哉？天下如此類者，當自警也。

額都司

參領德公，世裔也。夫人傅蔡氏，為額都司姊，生一子二女。初居靈椿坊，後徙城南之泡子河。院宇幽深，閭門壯麗，為一方甲第之冠。但多怪異，家人至日暮，非作隊不敢行。廐馬十數匹，例一夜兩驚。公子新娶婦，亦世閥女，年甫二九。未匝月，忽病癩癩，歌哭無恒，或裸跣奔馳，不避滅獲。每至漏下，則閉戶向隅，垂首衣笥間，兩手常忙，不測何務。至午夜，必將一紙裹收衣笥中，封志其秘。婢子偶潛伺之，即詬誶罵詈，滾地嬌啼。公子恥之，而亦無如之何。若是者半載餘矣。

會額都司引見入都，下榻於廳之東院，院外即鄰馬廄，委裝日，德公為作軟腳局。飲半酣，德曰：「舍下多鬼，夜間獨宿，得無懼乎？」額曰：「我輩作武將者，皆亡命徒，死且不避，庸懼鬼哉！」各大笑。夜半酒闌，各歸寢所。額勞頓且醉，一夜酣眠，日高方起。德見其無事，心頗安。越三宿矣。第四宿，額方偃息在床，聞頂隔上窸窣有聲，額心悸，起身點燭，坐以聽之，久乃闐然。遂不復息燭，仍引衾臥。一食頃，聲又大作，仰視望板，若有人踏之以行，漸至東北隅，聲忽止，屋角一板亂動，隨被揭去，有黑物下垂，形如馬尾，長尺餘。去燈遠，恍惚不能辨，而毛髮森豎，不克自壯。但瞠目視之而已。俄而黑物漸長，黑盡繼之以白，色如粉，才三四指闊，瞥見二眼，大如榧，方知是一人頭顱也。大懼，欲呼人，忽轉念人何怕鬼；且疇昔自詡之言，人悉聞之，一旦示弱，將何以見人？於是正心以觀之。此時物已出其半面，漸露鼻口，二目綠色，直視燈，燈光斂如豆。頭昏昏，如夢魘，四肢不能轉移。物遂鉅然而下，似旋風透戶而出，燈驟明，額飄然如夢醒，但聞院前廐馬驚嘶，戶扁局閉如故。譙樓漏三下矣。料其去必復返，亟移燈近榻，抽刀置枕畔，著衣蹣跚而臥。輾轉不能交睫。至五更，牆外廐馬重驚，竹樹吼風，而物已入室。

燈燈黯淡無光，物徑撲臥榻，額大叫，捉刀斲之，譁然一聲如裂帛，案翻燭滅，隨聞屋上逢逢，逾刻方息。額憊極而睡。

次日，拉主人於僻處，備述夜來事，因勸移居以避其厲，且曰：「焉知甥媳之病，非凶宅有以致之？」德曰：「餘亦不耐久矣，苦無吉宅耳。」額曰：「何宅不吉於此？予友薩都統之宅，方覓售主，可相也。」德即以三千金易券焉。及遷，新婦大哭不往，公子仗劍恐嚇之，白足蓬首而奔，侍兒強為作履襪，納之車中。處新居，上下貽然，雞犬不驚，並安群馬。新婦病亦驟愈，侍女發其笥，於紙裏內，得五色線綆，長四五尺，大如箭幹，不測何用，問之亦茫然。諸姊妹或述其瘋狂之態，羞赧無以自容。額後官至副總戎。德故宅，連更數主，胥不相安，今廢為菜圃矣。

蘭岩曰：

居宅凶而人遭祟，可不慎歟？

孝女

京師崇文門外花院市，居民數千家，皆制蘆草像生花為業。有幼女奉老爺以居者，亦業此。父久病痰喘，按時舉發，是年愈甚，吼臥不起，醫來弗藥。女忘啜廢寢，明慰暗憂。

適有鄰媪，鳩諸婦女，往丫髻山進香者，女因密詢進香何為，媪曰：「或以多病，或以乏嗣，各以心願求之。山頂娘娘最靈感，應之如響。」女曰：「此間去山，道里幾何？」曰：「百餘里耳。」女曰：「一里幾何？」曰：「三百六十步。」女謹志之。夜俟父安寢，則潛於院中，持香一柱，計其里數，繞院而拜，默祝：「一身孱弱，父病甚，家中更無人，不能朝山進香。謹按里數，一步一拜，有如身到寶山，親瞻聖像，保佑老父，沉痾速起，百歲康強，自願繡佛長齋，終身頂禮。」云云。如是得閒則拜，日夕不輟，半月有餘。

舊說丫髻山上祀奉山頂碧霞元君之神，靈應昭於畿輔。上自大內后妃、中使及王公縉紳，下迄庶民，每際四月，則進香賽會者，車馬絡繹，不絕於道。而五更雞鳴時，即上殿拈香者，謂之上頭香，頭香必待宮使巨璫，他人罔敢僭越。

時有中涓魏公者，奉皇太后旨，往降頭香。甫辟殿門，即有香在爐中，光燄甚盛。魏怒責廟主曰：「老佛爺香，猶未降，何得令他人預焚於此！」廟主惶恐曰：「爺不來，殿不敢開，誠不解此香何由至。」魏默念：「初至時，殿始振管，香灰未寸，良可駭異。明日更早來，看如何。」亟囑廟主，曰：「既往不咎矣。汝其敬慎，翌日當早來上頭香也。」遂去。

廟主畏罪，與其徒終夜巡視。才四更，魏已至，至則爐中香火宛然，一女子方禮拜於地，咸大驚。女聞人聲驚起，倏忽不見。眾以為鬼，魏公曰：「豈有神聖之前，鬼敢公然出現者乎？必有因，吾有以處之矣。」遂上二香於山門下，踞胡床，聚眾香客而告之，並詳其年歲、貌容、肥色，眾客愕然，但以為奇。卒一媪聞之，沉思曰：「據爺所見，無乃吾之鄰女乎？何其色色相符也。」魏問：「是何鄰女，幻化若此。」媪曰：「居花院市，固孝女也。」魏拊髀曰：「無疑矣。」亟馳歸，覆命訖，密訪得女。就見之，果殿中所見者。致詰其女，悉以誠告，言雖未出門，恍惚身歷其境。父病獲痊，亦神之靈也。魏歎曰：「至誠感神，真純孝也。」認為義女，不啻所出。

其父得享三十年溫飽，百歲令終。女嫁於大興張氏子，妝奩之盛，不下數千金，皆魏獨任。婿家緣此，累世為富商雲。

蘭岩曰：

真誠所至，神靈可通，驕若寺人，那不令其佩服。雖然，人苟無良，遇如不遇矣。

請仙

予閒覽《太平廣記》及志異諸書，其所載怪異之事，不勝枚舉。又每聞人所言，亦皆鑿鑿可據，心竊信而又疑之。疑其無，則古人無論矣，即今人之言，亦多模稜謹愨之士，豈肯以欺人語？信為有，而予生四十年矣，曷曾未一目睹之？

惟憶從先君子隨宦於宜君時，先大父攝篆烏蘭，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置中，適縣君張公薦一戲術人來。觀其術，平平耳，先君子以張公故，與白金二兩遺之。術人不受，曰：「今日作戲法，環觀者數百十人，而未有一嘖嘖稱歎者，是所學不足以驚人目可知也，何敢妄邀厚賞？雖然，小人少遇異人，得隆仙之術，今夜請獻之，或博太太一粲也。」先君許之，賜之酒食。日薄暮，術人擇園中廢軒三楹，灑掃至潔，窗破者補之，壁剝者望之，凡有穴隙如針孔大，亦必彌縫完密，更張帳幔，以蔽戶牖。燈後，於西壁畫一門，如圭竇狀。門前設一矮腳幾，幾上置一爐，焚紫降，不令煙絕。餘無他物。選秀慧童子十五歲者二人，丫其髻而赤其腳，名之曰：「清風明月，」使背立幾前。先祖母率姑母、先母及諸姊妹，垂筠簾，坐於東楹，先君子率予兄弟翼坐簾外。僅僕輩有令觀者，有不令觀者，一惟術人之命是聽。

漏三下，術人炷香於爐，焚符於燭，教二童俯身從胯下反視幾下圭竇，問曰：「何所見？」曰：「開門矣。」術人即嚙水向壁上噴之，復亟問：「何如？」童曰：「梳頭矣。勻面矣。」既而曰：「易履矣，著衣矣。」術人曰：「然則可以出矣。」嚙水三噴之，瞥見一女子立幾後，約長五尺許，衣大紅衫，拖素裙，眉目娟好，微笑作羞恥態。術人囑曰：「太太在此，可為禮。」女則檢衽再拜。術人曰：「太太最尊貴，胡為不行全禮，乃以一福了事耶？」女子以袖掩口，微笑不動。術人亦笑曰：「是見人多怕羞矣。」令童向前，把其袖牽出幾外。童子力牽，女子力卻，相持良久。術人作急狀，止之曰：「彼修仙人，性村野，且放手，我自有的。」童子乃放手，女子仍還故處。

術人復嚙水壁上，倏又一女子出，雙鬢垂髻，齒靈於前，貌猶娟妙，衣淺碧衫，腰下衣樹葉一圍，長尺餘，赤雙足，而手足指爪，皆長四五寸，並立幾後，左顧紅衣而笑。術人曰：「汝姊居久，習於村野，見太太不復知有禮數。汝最知禮者，可率伊行禮，無失儀，致重我罪累也。」女子乃推前女，繞出幾外，捺其頭令跪，舉止柔媚，觀者神癡，拜訖，還故處，術人復以水噴之，隨隱。

於是神其術，厚賜而遣之，細詢二童子，當牽袖之時，是人耶，非人耶？童子曰：「不知是人與否，但把其臂，如握棉絮，力又微弱，才四五牽扯，已汗出淫淫，嬌喘不勝矣。如非術人令放手，再兩三扯，即可扯至太太前矣。」予時年十四，至今記之了了，每舉以告人，無有能測之者，或謂即障眼法，不足為異。然障眼法，不過能障眼耳，未能有握之有質者，是不可解。

恩茂先曰：

此記如善奏口技者，無不逼真。

某太醫

太醫某，大興人，失其姓名。輕裘肥馬，日奔走於九門，以是致富。延者日積於門，非日晡不到病家，不顧病者之望眼穿也。每視一病，寫一方，不論效不效，例奉千錢，否則不至也。日暮歸，從人馬後，囊橐盡滿，人或怪其來遲，則色然曰：「甫從某王、某公主、某大老爺府宅中來。」蓋非一時勢位炫赫者，不肯流諸齒頰也。人無如之何，任之而已。

一日，看病歸，獨宿齋中，夢見一人，若甚相熟，而不記姓名，持片紙付之曰：「時日至，所負當見還矣。」醫取紙反覆檢視，空無一字，懷惑間，已失其人所在。驚而寤，聽漏聲三下，家人叩戶報孺人生子矣。醫毛髮森豎，心知子為索債者，特未審所負幾何耳。子既長，忤逆異常，視父母如寇仇，看錢財如糞土，日向母索錢百文，頃刻即盡。積十餘年，家漸落，母或稍吝，則裂皆相向，勢將用武。母懼而復給之，不敢面斥，陰訴醫，醫閉目搖首曰：「勿再言，此子使我心膽墜地。」因以所夢告妻，妻驚曰：「有字之券，或可量力取償；若無字之券，知負幾幾何。寧有窮斯耶？」老奴以藥殺人，不知幾許，新鬼繁冤舊鬼哭，此子必其酋也。彼奉冥檄，挾恨而來，敢與之較耶？」言次大慟曰：「老奴草菅人命，毒心應手，致獲此報。牽率老娘，以致於此，老奴已矣，抑念老娘何辜乎？」妾從旁慰謝曰：「大郎雖不肖，小郎行當成立，何必反目？」妻唾其面曰：「呸，汝癡心，尚過望耶？天之報施老奴者，如此不爽，縱有百子，亦必沆瀣一氣，豈復有以德報怨者？」醫默然無以應，條釵而已。

又十餘年，一夕，復夢其人至，言：「債負已清，可還汝券，然尚欠一命，會須同見冥王。」醫醒而大病，自知不起，乃以其

語告妻，囑托後事。閱二日，其子暴死。醫泣曰：「時至矣。」夜分果亡。少子亦不肖，遂落魄，啼饑號寒，迄今不止雲。

閒齋曰：

庸醫殺人，當獲此報。特一人之債易償，多人之命難抵，輪迴墮落，尚有窮期耶？醫之不能有活人手，而影響脈理以漁利者，睹此慘報，未識亦肯稍袖毒手否？

蘭岩曰：

庸醫殺人，罪不容死，況趨勢貪利，雖不以病者為事，潦草匆忙，以藥人者乎？病家之心如焚，而醫人之視若戲，死者雖屬天數，庸不冤乎？耗其財，索其命，報亦慘哉！

地震

老人相傳，雍正庚戌歲，京師地震之前一日，西域一人，抱三四歲小兒入茶肆，甫及門，小兒輒抱其頸，啼不肯入。其人怪之曰：「畏此地人多耶？」乃之他肆。至則復啼，易地皆然。其人以為異，問：「汝平日極喜入茶社食蜜果，今日胡為乎爾？」兒曰：「今日各肆賣茶人，及吃茶人，皆各頸帶鐵鎖，故不欲入。且今日往來街市之人，何帶鎖者之多耶？」其人笑其妄，路遇一相識問所之，白其故，大笑而去，兒哂曰：「彼亦被鎖，尚笑人耶！」其人歸，逢所知則告之，或言小兒眼淨，所見必有因，伺之可也。小兒有堂兄二人，兒亦驚其有鎖。次日地大震，人居傾毀無數，凡小兒不入之肆，無不摧折，竟無一人得免。二兄亦為牆所壓。訪所遇相識，已履屋下矣。劫數之不可逃也，類如此。

蘭岩曰：

事之所有，未必非理之所無。

朱佩硯

宜君塘汛兵朱佩莖，有甥女，為農家婦，居焦家坪。嫁半年，方姘，夢見一人，靛然青面，欣然赤幘，來與婦交。凡三夜，婦遂有娠。腹中時時蠕動，動則痛楚欲絕，大聲呼號。其姑以少年婦，比鄰密邇，禁令隱忍。婦不能將順，致相勃谿。鄰媪聞之來勸，見婦驚曰：「媳婦有妖胎，會將摩厲以須，毋復聒之，使不安靜也。」姑始大懼，使其夫告母家，母躬往守視之。及臨蓐，轉側叫號，四鄰皆塞耳走避。久之，產一物，人首蛇身，發赤色，長三尺餘，面目如粉，首尾及尋，見人則笑，眾皆驚奔，無敢入房者，每就乳哺，婦遽驚絕。

適朱來探甥女，甫入門，遇其妹搖手止之，拉入草堂，告其所怪。朱曰：「既以為妖，盍殺之？」妹曰：「終日蟠踞兒側，投鼠亦當忌器也。」朱試往觀，物方蟠屈，閉目如睡，朱潛解佩刀突前，握物之發，拖之出房。物驚寤，瞠目張口，聲磕磕如擊石，蜿蜒纏朱左股。眾遙立喧呼。朱刀已落，血藍色，淋漓滿衣，腥氣入腦。朱復剝其皮而卷之，曰：「吾正需此以鞞三弦也。」兩家深感之，婦亦至今無恙。

紙錢

友人護軍景君祿，居近城北，一夕，同其友富海歸家，路經靈官廟，漏已三下。倏見二粉蝶，翩翩飛繞，去地二尺餘。時際隆冬，且深夜，烏得有蝶？就視之，則二紙錢也。並無風，相去咫尺，旋轉對舞不已，大以為怪。適一人騎馬自西來，馬耳聳鼻鳴，連鞭不進，其人厲聲問：「二人胡為者？」景指紙錢令觀之。擊折老軍過而誡之曰：「各走路，何管閒事。即此一席地，已倒斃二人矣。」騎者懼，疾馳而去。景、富皆少年好事，直追隨紙錢，至人家矮牆下，旋入狗竇中，始散。是年富死，又二年景亦亡。

蘭岩曰：

豈以二殍之故，而示其怪耶？抑二紙錢作祟以斃人耶？是不可解。

三李明

光山李明，家素貧，傭春餬口。邑有監生鍾秀者，他出值兩，避簷下，明延入，具酌與語。秀大悅，遂訂交於杵臼間。自此時相往還，迭為賓主。一日，鄰家失火，殃及秀家，明奔至，冒煙突火以救，鬚眉皆盡。秀獲不死，於是交愈深。

會秀欲赴南昌總戎幕，拉明同往。買舟南下，於道上忽遇風颶，舟覆，人盡溺，秀為一山西客所拯。客亦賈於南昌者，遂與同載。秀深感之，叩客姓名，則亦李明也。前李明屍，竟不獲，秀哭之哀慟，如喪考妣。至湖口，客遇其鄉人，得母訃，慟絕，亟返棹。語秀曰：「方寸亂矣，不暇為君謀，謹饋八金為贖，請從此別。」秀力叩問，客舟已揚帆遠去矣。秀佇立以泣。疾且作，僦居一蘭若中，優枕匝月。僧厭之，終日絮聒。

鄰有老人聞之，惡僧之忍，忿忿入剎，謂秀曰：「君安用污此清靜地，慾望誰發慈悲心耶？」乃率其僮僕，打其行李，並昇秀，悉置其家。為延醫進藥，旬日大瘥。秀乃頓首而謝曰：「老丈之於鄙人，所謂肉白骨而重生之也。敢請姓名，銘五中以圖涓埃之報。」老人正色曰：「我憐君失路，故一援手，豈望報者哉？若夫賤名，則不妨相聞，我李明也，年七十二矣。」秀大異之。老人詢其所適，教之曰：「胡不詣夫塘汛？」秀以為然，即詣汛告之。汛兵聞為總戎幕友，奔告所司，因得乘傳入南昌。述其所遇於鎮公，鎮公拊脾而歎，以為奇事焉。秀後稱素封。

閒齋曰：

三李明不奇，奇在皆於鍾有再生恩，皆有恩於鍾不奇，奇在秀皆不聞有以報之，而安心素封也。

蘭岩曰：

是蓋夙緣，方能屢遇此義人，扶危濟弱耳。前後三人姓名相同，猶為奇異。

霍筠

大興霍管，霍筠，霍篋，皆瘍醫之子，獨筠秀逸姣好，穎慧不凡。不屑屑於本業，年弱冠即喜讀書。其父以其梗家教，怒而縛於庭之槐，將痛懲之。

有鄰翁姚學究者，適至，驚問：「作何過犯，異常示辱？」其父告以故。姚遽前解釋曰：「吾以為面忤腹誹，乖戾子職，乃為讀書！所謂狐裘並無羊袖，亟當鼓之舞之，奈何扑作教刑，阻其邁往？君真立意不為賢父兄者？」其父曰：「隳祖宗成業，廢家教，豈克尚之子！」姚曰：「彼將相豈有種哉！君幼而逃塾，老猶坑儒耶？」其父不禁失笑。姚問筠曰：「子喜讀何書？」筠曰：「時藝耳。」「能詳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「能為之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「既能為之，必有窗槁，盍出之，一驚老眼？」筠呈一帙，姚且閱且訝曰：「作手也，非時下拾瀋者所能辨矣！持此以往，取青紫如拾地芥耳。幸勿施羈勒，俾成其志。」其父本市井，聞姚贊揚，私心竊喜，不復禁止。

筠自此益加精進，遂成書癖，日把一編，行立不輟，然而赴童子試不中。年十六，其父欲為之娶室，筠自矢曰：「不得功名，終身不娶也。且書中稱美女，有螭首蛾眉，傾國傾城，予未見其人也。如世間苟不遇其人，寧鰥居以沒世耳。」父母無之如何，漸生厭惡，因悔恨曰：「此皆向日為姚老儒一言所誤，致聰穎兒，一朝迂腐致此。吾老矣，豈可使管、篋二子，坐受其累哉！」乃析田分產，使三子各立門戶。

既而父母相繼死，管、篋日出行道，頗能自贍，唯筠謀生計拙，日就狼狽。所隸老僕，諫之曰：「二郎勿復讀此死書矣，試看大郎三郎，逐日輕裘肥馬，不費一毫心力，錢如流水入門。郎不如重理舊業，時向大郎三郎討論，不過數月，亦可出馬矣。何必日夜占畢，徒自苦為？」筠曰：「彼豈有真才實學，能起死回生耶？徒以人命為孤注耳，良心安在？乃欲我效之！且云與彼討論，即與討論，亦不過求田問舍，有何可採！汝姑待之，當為汝覓金魚也。」僕歎曰：「老僕豈不作如是想，第恐行將就木，不克見此榮幸耳。」怏怏而退。筠自訟曰：「予信及豚魚，而見嗤於婦僕輩，豈其格物易而化人難哉！」

無何，又值試期，治任之通州，一車一僮，老僕為御。輾下駒復蹇劣，首途太晏，甫行二十餘里，輒曠暮難進。無止宿所。僮

僕方怨咨，忽見林際燈光，自遠而近，漸至面前，則一翁一媪，奔走氣促。老僕遮問曰：「此間有人家可供宿否？」翁曰：「方有急事，何暇攀談？」僕曰：「是何要務，取壞至此？」媪且走且應曰：「家有病人，去覓外科耳。」筠於車中聞之，則曰：「我是外科醫國手也，何必他求？」媪回首，駐足曰：「莫見誑否？」筠曰：「失路倉卒，豈敢誑言！」媪曰：「然則年歲幾何矣？若已老，則又不巧。」僕曰：「郎甫二十，尚未有室，那得便老？」翁媪乃喜躍就車前，舉燈籠照之，嘖嘖曰：「不特不老，且大是波俏郎，此事當諧矣！」即左右超轅坐，指揮令進。僕曰：「郎雖世代瘍醫，然自來業儒，恐不勝任。」翁曰：「郎君自言能之，汝何贅辭？」媪曰：「巧合如此，必非偶然，碩謙奉璧可也。」

俄至一莊院前，林木森鬱，門庭壯麗，儼然巨家。翁媪下車，囑曰：「稍候於此，容入白太太。」遂啟闔而入。老僕執轡低語：「郎本業荒疏，何便負荷？此事脫有不妙，何以解免？」筠曰：「我豈冒昧作事者？汝勿多慮。」言次，翁媪率僮婢數人，趨走而出曰：「郎君請即入，太太立候矣。」於是簇者導者，尋達一廣廳。見所謂太太者待於簷下，年約三十六七，奢華豔異，都冶頗極。筠罕見如許富麗，勢不得不拜。太太急命掖起，以常禮相見，分賓主坐，亟問邦族、姓字、年歲，及曾議婚否，筠悉以實對。太太凝睇久之，顏色甚怡，屏去侍婢，謂筠曰：「身姓梅氏，本河南人，流寓於此，近百年矣。孀居無子，賴有一女，名宜春才十八，待字於家。不意忽構瘡疾，日甚一日，心甚憂之，故命其阿保住聘瘍醫，何幸路遇郎君，自稱國手，曷勝欣幸。但小女以患處幽隱，不肯令人醫治，閒嘗與之商酌，謂當密為訪求，得有醫人少年未娶者，俾治之，倘得病癒，即以為配。今得郎君，溫文韶秀，適副私願，應是天緣，非人力所及。」筠初念不過一時失路，漫為權變，以圖一宿，誠不料被迫至此，不勝遑遽，又不敢易辭，但鞠躬曰：「醫治癰疽，敢不竭力。若夫婚姻之事，曾向先人設誓，必待成名而後議之。」太太曰：「郎君迂腐矣，不從此議，豈可治病耶？果有誓詞，不妨聘定，待大登科後再小登科，亦何不可？」筠固儒於言，及聞太太快論，語塞不能對。太太命喚蕊兒傳語姑娘：「一小太醫至矣，亟打點，好人看病。」群婢哄應而入。

良久，一美婢出，極娟麗，立太太側，耳數語四。太太笑曰：「待太醫入內，自審謗之，去取任伊為政，我不相強。」婢諾諾，頰目筠，笑而去。又久之，乃請太醫入室。太太親握筠腕而行，歷迴廊曲室數重，始至閨闈。一婢啟簾，太太揚聲曰：「兒坐耶？臥耶？太醫來矣！」尋入室，至榻前，女衣紅繡，擁錦衾，倚鴛枕而坐，鬢髮黛眉，明眸皓齒，面色如朝霞和雪，光彩奪目，豔絕人寰。筠一見，目眩意迷，不能正視。太太曰：「此郎君，即太醫也，汝阿保遇之途中者，可否令視汝疾？」女竊睇流盼，俯首默然，兩頰紅暈。太太曰：「可否？密對娘言，無羞出口。」女徐徐低語曰：「娘視為可則可耳。」太太笑曰：「無賜郎君至此，為兒消災，娘何不可之有！娘且暫去，但留蕊兒一人扶持可矣。」向筠曰：「郎君須盡心，無草草。看病已，當出用飯也。」遂率同群婢徑出。女命蕊兒請太醫坐，蕊兒曰：「既來看病，盍早看之，省卻忍受痛楚。」女羞澀之態，幾不能支，蕊兒屢促之，女不得已，嚶然一呻，斜臥向內，以袖障面，任其所為。蕊兒乃含笑登床，以手招筠。筠半坐床側，蕊兒款款啟衾，則下體赤露，粉臀雪股，致致生光，溫香馥馥，惟私處以紅帕覆之。瘡大如茶甌，正當股際。筠見以奇豔，鹿撞心頭，如夢如醉，勉強視瘡已。蕊兒覆衾下床，呼他婢導見太太。太太令坐，問看瘡何如矣，筠曰：「不當要害，無虞也，靈藥一敷即愈耳。」太太喜，加籩布筵，即僮僕亦極豐美。太太曰：「郎君食已，可即賜藥，此女已是郎君人，幸將視為肺腑。」筠曰：「敢不盡心，但須假一淨室，以便和藥。」太太曰：「已掃除書軒，為郎君設榻矣。」筠乃告退。

入軒果雅潔，軒中位置器玩，乃筆硯等事，靡不精良。幾上燒紅燭，大如臂，二美婢服役其中，筠曰：「得小僮一人為伴足矣，何勞卿等？」婢曰：「家中唯老圃公，更無男子，何處得有小童？」筠曰：「患瘡姑娘，果未字乎？」婢曰：「太太無子，惟生姑娘一人，欲得一才貌兼者，方許為贅，尋常豈許委禽。」筠曰：「然則許配醫人之說，恐未必確。」婢曰：「果似郎君，亦何不確之有？第恐不能逾其疾耳。」筠喜動眉宇，笑曰：「愈此疾，予操之若券耳。卿等姑退，予合藥最忌陰人，但呼我小價來，祇候可矣。」婢笑而去。

有頃，僮至，筠令先閉院門，低語曰：「予有一山水畫扇，攜來否？」僮曰：「在枕函中。」筠大喜，曰：「吾事濟矣！」亟開函取扇，扇上固有紫金錠扇墜，碎而末之，調以茶腳，調未勻，一婢出問曰：「太太致問郎君，藥合得否？」筠曰：「已合得矣。」即攜入見太太，曰：「此藥忌陰人犯手，須親敷乃可。」太太曰：「但得病癒，任郎為之。」命一婢引之入。蕊兒見藥，欣然曰：「人固有美好如郎君者，而無良藥，可乎？」復上床啟衾，筠左手持藥，右手揮雞翎敷之，乃故以手揩摩其私處，紅帕忽被觸落，女急縮玉足，足指拂筠口而過，陰溝已見。蕊兒紅潮滿面，掩袖而笑，筠不覺精流滿盃。女向蕊兒小語曰：「藥敷完，可請郎君出矣。」筠悵悵而出。太太復慰勸臻至，親送歸寢。

筠就枕冥索宜春豔質，獨得親其下體，何修得此？即蕊兒之妹麗，亦復非凡。輾轉反側，欲心之熾，五更始睡去。翌日雞鳴，筠尚酣夢，即有二婢剝啄而入，直至榻前，褰帳而啟曰：「姑娘敷藥，一夜安眠，已消腫矣。第須膏藥，以封固瘡口，故太太命白郎君。」筠驚喜，披衣起曰：「即刻奉上矣。」二婢去，筠沉思無得膏藥處，殊徬徨。既而思得一策，急躡履下床，囑僮速去，密解車上轂來，僮曰：「何所用之？」筠曰：「非爾所知，第速取來，切勿泄於人！」僮哂而去，須臾提至，筠取其陳油積垢，和以櫛塵，並所剩紫金錠末，剪書包布，攤為膏藥，親往貼之。

數日瘡大癒，可以行立，太太乃舉酒屬筠曰：「郎君之於小女，再生之恩也，請擇吉合巹，可乎？」筠終不通權，謝曰：「筠非能生死人也，此自當生者，筠能使之起耳。且姑娘之瘡雖愈，亦須調攝百日，筠亦功名未就，不敢渝誓。」太太首肯曰：「若然，姑留聘以俟後圖。」筠出白玉帶一枚奉之，太太遂設祖席，以百金為贖，筠三讓而後受。

乃抵通，一戰冠軍，即馳書報捷於梅氏，議娶宜春。老僕曰：「無大郎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無乃不可乎？」筠曰：「虞舜，聖人也，且也不告而娶英皇；況我無可以告，即大郎何能為乎？」遂贅於梅氏，花燭之盛，人世罕儔，魚水之歡，人世罕匹。女復使筠納蕊兒為妾。既滿月，筠請於太太，欲暫歸籌畫，徙男婦老幼同來居此。太太曰：「此間荒野，不可久居，京師右安門外，有舊宅一區，曷若同往居之？」筠大悅。擇日並發輜重近百兩，絡繹於道，道旁觀者，以為公侯眷屬，莫不駭矚。及至舊宅前，閨門極蕭條，入大門，破屋欹垣，亦殊荒廢。至二門以內，則嶄然一新，峻宇雕牆，煥如天上矣。筠既獲美姝，又享厚富，心滿意足，無復書癖，於是盡移家口，同入新居。

往省兄管弟篋，衣服僕從之盛，色色動人。管驚曰：「聞汝入泮，幾番使人下通，皆雲已歸，詢之家中，又道未返。日深疑抱，卜筮胥無徵驗。今從何來？發跡若此！」筠備述已入梅氏甥館，甫定新遷，即來祇謁。篋曰：「不意二哥成家，實愧缺禮。今既獲寧宇，當登堂一拜新嫂。」管曰：「予雖叨一日之長，然弟之岳母，亦我之母執也，詎可不一往起居，會當與三弟並發耳。」因同車而往。及門見其荒涼，管笑曰：「吾弟避囂喜僻，得此佳境，暇時闢為蔬圃，開畦畛，滋灌溉，足夠一年酸齏之用，第恐異日得第，則闕闕榮戟，不無稍費調停耳。」篋和之以笑。俄入重門，驀然改觀，二子咋舌，相視不敢加嘲笑。太太者出，二子拜見，謙謹不覺太過，俯仰唯唯。太太曰：「二位遠來不易，今為至戚，合令小女出拜伯叔。」須臾女出，嬌逐步來，羞從面起，苗條婉媚，目所未經。二子眩惑癡迷，如作遊仙之夢。女拜訖即退，筠肺炮羔，為華尊之宴。

二子神往麗人，食不知味，逡巡辭去，評論於軒中。篋曰：「述先人之業，出入王公巨卿及士庶之家，閱人閨秀，何啻千萬，幾曾見有如新嫂者！從此富貴浮雲，功名糞土矣！」管曰：「何物書癡，享此大福，豈夢想所能到！」篋曰：「焉得與之一夕綢繆，死亦無憾！」管曰：「但有目者，皆當作是想。奈名分所關，徒思何益？」篋曰：「大哥亦拘執矣。夫唐文皇，英主也，猶納弟婦；陳曲逆，良相也。尚盜其嫂，我輩凡人，又何必泥焉！」各歸與婦謀，管妻賈，篋妻王，亦妒而不明理者，共往見宜春，歸無人色，亦百計欲其夫亂之，以暢其妒心。

會元夜，相與籌畫，布盛宴邀宜春及蕊兒入城踏燈，王親往迎之，強而後可。宜春翠被紅綉，蕊兒錦裙繡襖而至。管、篋拘之於門。既而入席，命梨園演《肉圃圖》，極其穢褻。宜春談笑自如，殊無慍色。賈、王以為可動，復相間試以浮語，宜春曰：「曷

請大伯、三叔偕來奉一殤乎？」賈、王大喜，亟遣婢趨告管、篋，管、篋聞之，若掘得藏金，踉蹌而入，宜春命酒跪春管，蕊兒跪奉篋，管、篋亦跪領之，篋曰：「嫂何多禮！」宜春曰：「酒以合歡，禮以綴淫，既奉酒，可不為禮乎？」眾皆笑。席散，賈邀入房中更衣。宜春嫉光眇視，醉態不支，低語向王曰：「嬌知之乎？今夕醉甚，當宿此，不能踏燈矣。」賈曰：「娣似談心甚快，踏燈何樂哉！」賈、王私議曰：「看其桃李之豔，必當有松竹之操，不謂矚糟亦醉，直一淫奔之女耳！」乃密囑管、篋，隱身戶外，倘有隙可乘，即下手擊雲也。言訖而入，極力挑逗之，宜春羞袖微笑曰：「古人易內而飲酒，初不解其何樂，今乃頗悟其趣。大伯、三叔，自家人也，何不入室一談，以盡清興？」管、篋即戶外應聲，爭奔而入。蕊兒遽滅燭，房中驟暗如漆，窗上雖有月光，竟一物不見。然二子潛聽已久，某在斯，某在斯，早知之稔熟，一時同撲宜春，管擠篋曰：「兄兄弟後，序不可紊也。」篋不得已，遂擁蕊兒，各接吻捫私，無所不至。二女極力抵拒，呼叫聲嘶，竟不能脫，不覺暗中摸索，漸入佳境矣。二子情動已久，稍縱即泄。方圖再舉，小婢忽秉燭至，二子驚起視之，則王為管亂，賈為篋亂，宜春、蕊兒查無蹤影，不知所之。彼此驚慚悔恨，奪門而散。

先是賈、王來邀宜春時，並不及筠，筠已疑之，不許往。太太獨以為可，筠不能阻拗，惟囑早歸。迨二更不返，大忿恨恨，背燭而坐。既而車聲輾轉，傳呼姑娘及蕊姐歸來矣。筠既喜見，俄而入室詰其故，宜春笑曰：「君之兄弟，大非良善，故作淫劇惑人兒。已小施戲術，俾通室以顛倒之矣。」因備述其事，筠跌足曰：「此太毒狠，令我不安。」蕊兒曰：「蔑倫之人，不足為舞鍾之猥母，虐懲之亦不為過。」筠曰：「既往不咎矣。第夜已深，相隔重城，何以得出？」宜春曰：「江湖之深，岱華之高，不能阻兒飛越。卑卑重城，庸足限乎？」筠終不釋然，自此兄弟，無顏相見，聲息不通。

宜春學允淹博，筠所為詩文，多改政之。筠愛之如珍，敬之如賓。逾年生一子。筠舉孝廉，身厭綺羅，口窮甘軟，人稱為小石崇。一日，宜春忽泣謂筠曰：「兒初罹瘡疾，得君療之而瘥，不慚自薦以酬大德。詎意中道乖離，痛心孰甚！」筠大駭曰：「何為出此？」宜春曰：「夙緣已盡，夫復可言！幸留此子，以承君嗣。今夜即當永別以去耳。」筠不勝悲苦，哽咽不能成語，蕊兒亦從旁而泣，尤助酸辛。頃之，太太出，挽宜春徑行，囑筠曰：「郎君無徒悲，好自愛，四十年後，當復相聚耳。」旋出門，門前已駐一犢車，犢黃色，甚小，角才繭栗，車亦不廣，而美澤可鑒。一家十數人，悉乘之，人不覺擠，小車亦不覺隘。老翁執策為御，車行甚捷，瞬息而逝，而宜春與蕊兒泣聲，猶恍然在耳也。筠佇立滂沱，家人勸不能止，強掖入門，則第宅化為烏有，僅存破屋數椽，荆杞滿目而已。舉家驚駭，始知遇怪，然所遺黃白甚多，筠得別購廣居，仍不失為豪富。後筠授某縣君，頗有政聲，遷刺史。子亦克肖，不絕書香，究不詳四十年後復聚之說，果何如耳。

恩茂先曰：

雖不測其何妖，即其豔冶異常處，寫來紙上，自是尤物移人。予嘗聞此事於銳別山，繼見齋園此記，又小異而大同，終不知孰確，要其事則真實不虛。

蘭岩曰：

美麗富貴，往往於無意中得之，彼營營者，何處覓得？亦徒勞奔走耳。筠立志不業瘍醫，而終以此得佳婦，為富人，享受多年，亦可謂非本志乎？此女莫知所自來，莫知所自往，飄然無累，豈神龍作用耶？

趙媒婆

彰德趙媒居積取盈，家稱小康。郡有惡豪，欲娶吳秀才女，以重金啖媒。媒貪其利，巧言脗合，致女失所配。吳忿甚，送官痛懲之，媒愧悔改業，誓不復為人作伐，避居羨河鋪。

一日，自城中探女歸，跨衛獨行，日已向暮，忽見一青衣自歧路來逆，問：「莫是執柯趙姥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然則請轉轡，隨兒行，家主母有事相洩也。」言訖，卻步為導。媒陰念自蒙辱後，久不作蹇修，今觀此青衣舉止，故是大家婢子，從之必作多金，不妨一作馮婦。冥想頗得意，乘代步，捉衿以從。下路斜行，約數里，漸見青石盤路，綠樹成行，奄至一巨宅，閑閤高峻，閤闕煥然。青衣曰：「主翁行役未歸，僮僕強半隨去，家少男子，姥徑入可矣。」接驢代係庭樹上。轉出一廳，有婢媪數輩，坐立其間，見媒群喜曰：「喚得冰上人來矣！」即有爭趨入告者，俄傳語：「可速入，夫人立候矣。」

復相與歷院宇數重，始達正寢。夫人者，倚隱囊而坐，年約四十許，媒再拜，夫人命曳起賜坐。自展邦族，雲：「是大名鄭氏，流寓於此，夫為盧侍郎，奉祠有年矣。所以命婢奉邀者，三豚兒已冠，未有佳婦，媪能為我攀一門楣，必當重賞也。」因命呼三郎至，則亭亭玉立，英妙絕倫。媒極口贊揚：「無論公子內慧如何，即此外秀，便足削盡天下公侯之色。遮莫老身減齒三十年，亦必拼死充作姬媵。阿誰有閨秀，肯不急設東床？」左右聞者皆笑，夫人亦解顏曰：「無怪婆子起家，談鋒煞是犀利。第老身謀聘者，為東偏薛參政女，亦係世家。參政已捐館，夫人牛氏，擇婿甚苛，且多疑，往往垂成而悔，婆子自料能令此事必諧否？」媒曰：「老身平生，不慣作模稜語，憑三寸舌往說之，必有佳報。」夫人喜，飲食之，便促其行。媒請詰朝往，夫人曰：「事不宜遲，遲則中變矣。」媒不敢方命，夫人仍使為伴，向東二里許，即至其處。

亦巨宅一區，滙釘獸環，壯麗埒盧氏。司閨只一媪，為通之。謁牛於房，備陳來意，牛曰：「老身亦夙聞盧家三郎，非齷齪綺子，特未親見耳。」媒曰：「自是台閣品。姥閱人多矣，幾曾見有如盧家三公子之才貌兼者？將來若不大富貴，老婦請自抉兩眸子，誓不復相天下士矣。」牛曰：「汝莫揄揚過當，老身已心許之矣。小女往省其舅姑，三日後甫得還。為致聲盧家親母，打點納采，約清明節後，嫁奩可完，即歸魚軒。兒女皆各長成，無事耽閣，終非了局。汝亦不必奔波往返，年老路迂，勞勞碌碌，心所不忍。且汝辛苦不辭者，徒以欲得酬謝禮物耳，老身即便相付，再來亦素手矣。」乃取甘金贈之，媒且喜且拜，以諛之曰：「端底大家不比小戶，見理真，故作事快。」牛大悅，命具酒，並款之。果盤中有杖杜，甚甘美，媒伺隙，以帕裹納袖中。飲數巡，謝酒辭行。牛復叮嚀，速就婚禮。媒敬諾。

既歸，搖箠擺裙，得色滿面，指謂夫人曰：「夫人但詢之，老身應得格外賞否？夜漏三時，往返五六里，委婉一兩言，致牛夫人降心允肯，但待聘甚急，只在清明後，便賦於歸也。」夫人笑曰：「老魅亦太孟浪，那見以女嫁人，而如此汲汲者！婆子得渠廿金，亦不為薄，老身倍之可也。」於是媒人又得四十金，並紅綾一端。俄聞遠寺鐘聲，夫人曰：「夜闌矣，婆子當歸。」仍令送之，遭三郎於屏門下，媒戲索謝禮，三郎笑指其具，媒人大笑而出。

至歧路前，以驢授之，倉皇卻回。媒策蹇且行且念：「夫人亦殊吝嗇，何難賞一壺酒，兩盛飯，一張床，俾老婢醉飽而睡？乃中夜逐客，豈其但卜其夜不卜其晝耶？」迨至家，旭日始旦，子婦尚未興，以鞭撻門。子白足出應，訝其太早，媒曰：「且捉驢去，待徐徐告汝。」既而婦亦出，媒入室坐，吸煙啜茶，炫其夜來事，子婦傾聽，眉宇間，喜色發越。小孫聞人語驚寤，呼母索乳，婦鳴之不睡，媒曰：「兒勿啼，為汝攜得佳果來矣。」急取帕裹擲炕頭，但見清瀟滴瀝。媒曰：「鮮果不耐時，可惜揉壞矣。」囑婦解帕，則見蝌蚪數十枚，半如墨汁，猶有一二蠕蠕者。咸大驚異，急取兩家贈金視之，已俱化為冥鏹，紅綾亦折紙所為。媒木立如偶人，良久，喉中作逆，嘔出濁水升餘，樹葉無數，始悟遇鬼。病半月，顏色始復。

蘭岩曰：

改業已久，仍復為利動，宜鬼物戲弄之也。每見世人，當痛遭窘辱時，未始不立志變計，悔心慚熾。一旦有重金以啖之者，遂致故態復萌，捨身不顧，名行墮喪，不可收拾。其不為鬼所侮弄，幾希矣。吁，可不見利思義哉！趙姥為媒多年，豈於日夕來往之地，有此大族，未之前聞耶？乃毫無疑慮，徒事跋涉，想亦利令智昏耳。

三官保

友人景君祿為予言：其表弟三官保，滿洲某旗人也。年十七八歲時，皓齒明眸，雪膚華髮，言笑嫵媚，儼然好女子，且善自修飾，見者靡不流矚；外秀如此，宜其溫文蘊藉，藹然可親矣。乃負氣凌人，好勇逞力，往往於喧衢鬧市間，與人一言抵牾，或因睚

皆小怨，必致狠鬥凶毆，雖破腦裂膚，終不出一軟款語。有北宮勳之風，不知者親而近之，知者避而遠之。鄰里畏憚，號為花豹子，以其美而暴戾也。

更有佟某，號佟韋馱，亦城北之市虎也。與保素不相識，嘗與茶社中，片言齟齬，輒相毆擊，其朋極力解紛。佟大言曰：「汝既稱好漢，敢於明日清晨，在地壇後見我否？」保以手撫膺，雙足並踞，自指其鼻曰：「我三官保，豈是畏人者？無論何處，倘不如期往，永不為為於北京城矣！」於是彼此不復言，各自散歸。

翌日黎明，保單身徑至地壇後，坐俟良久，始見佟率其黨十五六人，悉惡少年，洶洶而至。保迎叱曰：「汝鳩眾來，欲打我耶？」佟曰：「然。」保大笑曰：「我苟懼打，豈敢復來？任汝鼠輩所為，但一皺眉一呼痛，非好漢也！」言次自去其衣，赤身臥地上，曰：「勿污我衣，速打！速打！」佟眾蜂擁其前，木棒鐵尺亂下如雨，一霎體無完膚，四肢不能轉側，猶哂笑怒罵。佟益怒，取棘針一掬，刺入保兩足指甲縫中；又用豬鬃，探其尿管，深入二寸許，仍罵不絕口。佟知其終不可伏，急投杖跪而抱持之曰：「君神人也，吾等甘拜下風矣！請破產調攝貴體，願終身伏事作一鷹犬，肯收錄否？」保德甚，不能作了然語，但首肯而已。佟覆之以衣，昇歸家，醫治兩月始愈，瘡痂漸脫，美好如故。遂與佟約為兄弟，逐日與俱。鄉鄰竊歎，以為保得佟，虎角而翼矣。

保居近安定門，門外舊營房之東，故有關帝廟，保與佟暨其黨十餘人，常聚集於其中。或掇石較力；或懸空架橫木，為翻筋斗豎蜻蜓諸戲；或在巨竹長數丈，張布為帆，仿白虎幢之制，騰擲身首以示技巧，名曰中幡。入夜，則聚談開飲，評論某也強，某也弱。所言強者必尋釁，以折辱之，是以睥睨一方，稱為土霸。雖屢為官司懲勸，不少俊也。

一日，方與眾擲壇為樂，忽一人貿然直前曰：「汝亦聞城南有張閻王乎？」保曰：「亦或聞之。」其人哂曰：「即我是也。」保曰：「來此欲何為？」張於膝裙中出一匕首，長七八寸，甚銛利，舉足踏石按匕首於膝，鬚鬚盡張，目眦欲裂，叱保曰：「鼎鑊猶有耳，豈不聞張閻王是好漢乎？觀汝形貌，不過一女子加弁耳，乃亦盜虛名，稱豹子，得不令好漢掃地？今來與汝一較，苟不苛，當留汝命。」「不苛」者，其類創語，猶言「不輸」也。保睨之而笑，回首視佟曰：「常言太歲頭上動土，今果有其人矣，試言何以較量？」張曰：「將此匕首自刺肌膚，不形隱忍之色，汝自審能否？」保拊掌曰：「吾謂挾泰山，超北海，或有不逮，若僅此區區，何云不能！」亟接匕首，退坐石上，裸其右股示張曰：「即刺此可乎？」張曰：「可。」保曰：「但平平一刺，何足道哉！吾試一新汝目！」乃於股上刻劃至骨，吱吱有聲，劃成「天下太平」四字，皮翻肉突，血流被踵，肌膚白嫩映面，色如胭脂染雪。旁觀者無不蹙眉齧齒，代為不耐，而保談笑自若，似不毫痛楚者。然張大驚，自投於地，曰：「名下故無虛士，小人瞻仰無由，故假此以相試耳，望海涵以恕唐突！」保掖之起曰：「君是吾輩中人，如不棄，請兄事君。」張大喜過望。保得佟、張為左右手，愈縱橫無所忌憚。

上元夜，三人踏燈於四牌樓，漏三下，飲於酒家樓。見一人貌帽狐裘，肥胖長大，年約三旬；又一少年，約二十許，冠紫貂冠，襲黑羔裘。從八九健僕，對席而坐，頻目視保，耳語而笑，笑訖復視之。保益作嬌態，眼波頻溜，二人心醉已久，況加酒醉，少年乃出席向保曰：「元夜相逢，緣卻前定，曷不同席一飲，快談衷曲乎？」佟、張怒，勃然欲動，保肘張而躡佟之足，即趨對曰：「即蒙垂愛，何幸如之！」二人喜極，擁之入席，狎褻百端，忽少年以所飲餘酒澆保曰：「小哥能盡此杯，洵可人也。」保一手接杯，一手握其臂，極力扭之，少年大聲呼叫，蹲身竟下。中年者，以為戲，方鼓掌而笑，保回肘撞其胸，仰踣於地，佟、張復來相助蹴踢，二人滾地甚苦。眾僕烏合搶攘，三人大揮老拳，勢不可當。四俯紛紛走散，顛撲狼藉。三人一無所傷，徑下樓去。比金吾步軍來捕，三人已去遠不可蹤跡矣。次日處處相傳，某宗室在某酒樓，為匪類所窘辱，亦平日恣橫恃勢之報也。保聞之，意得甚。

會夏日，保偕佟、張遊行郊外，小歇一墓門下，論及剛勇，保歎生平不逢敵手。佟曰：「一人善射，百夫決拾。雖然，京師之大如海，豈無傑出之士，惜我輩未遇。」隨執手指門內一塚曰：「弟知之乎？此餘斑龍之墓也。餘斑龍者，山東臨清之回人也，號餘大漢，在生時賣大刀丸於廟市，起家數千金。有李存孝之勇。嘗與勇士馬猛較力，馬揮鐵錐劈其首，餘奮臂一格，鐵錐飛墜二十步外，折為三段。又嘗生拔鹿角，故號斑龍。吾儕生晚，不獲同時，今日對墓景仰，猶令人徘徊不能去。賢弟勿輕量無下士，恐斑龍有知，攝掄於地下也。」保輒然不悅，曰：「斑龍之事，傳聞太過。予若遇李存孝，當北面事之；若遇斑龍，正未知鹿死誰手耳。」言次，大雨暴至，抵暮不休。三人四顧，驚見百步外有鳴吻露樹間，冒雨就之，則廢寺一區，無有王者。佟、張喜曰：「即此可以宿矣。」攜有酒餚，除地坐飲。保終不樂，佟深悔失言，多方引咎。

已而兩霽月來，夜近三鼓。保見門外有人窺伺，軀休彷彿甚偉，保叱問：「為誰，寧不知花豹子與佟韋馱、張閻王在此耶？」言未已，其人履闥而入，指保大笑曰：「今來與汝較，果鹿死誰手！」保大怒，右足飛起，其人以手格之，足痛甚，不覺踣地。其人提保之臂，卻步出門，保匍匐隨之，肘膝並行，直至階下，驀然拋擲之，保身起半空，飄飄然如風捲落葉，墜落牆外。其人倏不見。佟、張大呼追救，杳不可得。大索半夜，至天明始得，保於餘斑龍墓側，瞠目僵臥，形如夢魘；呼叫移時，始蘇，不能動履。佟、張送負以歸。右足五指俱折，脛附青腫。

保自此爽然若失，幡然而悔，遂折節讀書，不復語力。見人謙抑巽順，犯而不較，卒為善士。或遭素日黨類於途，輒逡巡走避，若將浼焉。人有述其向日行徑者，即毅然如不自容。佟、張勸其振作，但含笑不語，佯以怒激之，唯敬謝而已。二人無如之何，索然而去，終身誓不相見。後入籍為羽林軍，從徵緬甸，陣歿，年甫二十有零。

恩茂先曰：

一跌輒悟，改過如決，若三官保，真勇者也。

蘭岩曰：

剛勇自恃，漸至朋黨多，而所為不善，禍不旋踵至矣。屢困以極苦事，不稍挫，卒為斑龍一銷其戾氣，改過遷善，以獲安全。餘之有施於保者厚矣。雖然，苟非保有從善之機，斑龍有靈，亦將奈何？

倩兒

潮州富人江翁，世居南安。一子名澄，小字蠻秀。潮州謂至極曰蠻，以澄韶秀，故字之。年十七，入郡庠。母家姓蕭氏，有舅為部郎，歿已數年。姪母王氏，孀居，有一子一女。子六歲，女字倩兒，與澄同庚，豔麗區匹，縉紳之家，竟思委禽。王溺愛其女，擇配甚苛，不能既就。澄齟齬時，與女同兒戲。及長，澄務舉業，女事針黹，形跡遂相間隔。然每一謀面，澄一心向女，笑靨當迎；女一意注澄，星眸頻擲。或王不在前，澄必百計與言，女亦罔拂其意，不吝應答。

一日，同在親戚家赴湯餅會，女眷滿房，飯後有人內更衣者，有勻面理鬢者，有行食院中探花者，撲蝶者，如廁者，惟女獨立廊下。適澄自外來，向女索檳榔，女對以無有，澄不信，搜其兩袖。方嬉笑間，王猝至，女急欲引避，王呼而止之曰：「兒與爾四哥幼小即在一處，且至親，莫作小家相，無事迴避也。」女含笑應之，澄曰：「妹索檳榔，甥誤以荳蔻奉之。妹取之傷廉，故甥笑之。」王亦笑曰：「汝妹素喜食之，爾四哥藥肆中，寧無此物？異日勒索百斤，不為多也。」女與澄皆笑，自此稍得親近。澄或乘間入以游語，亦不甚慍，但作不解，漸至狎昵。

值王壽，澄隨蕭往祝，雨阻不得歸。蕭、王話舊，夜飲於室。澄與女坐明間，抹牙牌，賭拍臂為戲。女連負，索臂拍之，匿不肯，澄握其腕，揜其袖，用強出之，白如雪，滑如脂，潤如藕，澄憐惜之，曰：「如此嫩且白者，忍拍之乎？」戲齧以齒。蕭、王聞其嬉笑，呼問之，女給曰：「四哥賭牌屢負，令其叩頭，賴不肯跪耳。」蕭、王咸笑曰：「十六七大兒女，尚作此小兒戲耶？」澄與女各笑而退。於是益無忌憚，狎褻無所不至，但無隙及亂耳。

女有婢名春蘭者，嬌媚慧黠，稍遜於女，女慮其惑澄，防閒甚密。蘭懷怨，日伺其釁。會澄以事早見王，王尚未起，女方亂頭立欄畔，吸煙看花，澄覩便求哺，女他顧不理，澄突前捧頸，強接其吻，不意為春蘭所見，潛告王。王怒呼女至榻前，詰之，女不

承，曰：「誰其見之？」王曰：「春蘭親兒！無恥婢尚口辯耶？」女頸赤面，轉背欲淚，罵春蘭何故妄傳飛語，蘭含笑而跪曰：「無事，奴敢妄言耶？姑扶欄吃煙，四郎至，求哺良久，姑乃三哺之。無事，奴敢妄言耶？」女羞忿至極，掩面大慟。王召澄，澄已逸去矣。王雖愛女，而事關閨闈，殊深痛恨，不遽假以辭色。蕭聞之，亦怒告江翁，撻澄數十，不許復至舅家。女悲甚，哭一日，不食。王氣平，愛女之心復熾，密令他婢，私往勸慰，女皆不應，是夜竟投繯。王慟絕數四，悔恨無及，惟痛罵春蘭多事而已。

既葬，澄旦夕追思，神昏形瘠，恒書空作「咄咄怪事」字。屢欲一往哭其墓，無由也。然澄之祖塋，與舅家塋相去僅裡許。值中元節，父母皆以疾不往，命澄獨往祭掃，因得至女墓，撫塚一盡其哀。是夕歸宿其廬。約二更，群動盡息，風木悲鳴，明月滿天，四顧清寂；蟲聲唧唧，絮繞荒階；螢火星星，亂沾秋草。憶美人黃土，再見無期，欷枕睡床，淚下如雨。俄而星移漢轉，竹影篩窗，恍惚間，聞門外彈指聲，止而復作。披衣啟扉，見一人當戶立。視之，女也。驚喜出於非望，攜之入室，並坐而泣。此言別恨，彼述離愁，嘖嘖者久之，始得相與綢繆。女欲澄假托讀書，留居於此，澄曰：「此計不諧矣。雙堂寢疾，且家有嚴師，居此無名，請別圖之。」女頷焉，少間，女曰：「欲暫歸家，一省老母，子能導我歸乎？」澄曰：「其不可者有三：此去家四十餘里，盡屬山蹊，卿力弱足纖，斷不能至，況乎夜行？此不可者一也；比至家，天且曙，日值中矣。卿生長閨中，足跡不出戶庭，出則乘輿，今徒步而返，鄰里所驚，此不可者二也；與卿偕行，嫌疑莫避，老父問罪，何以措辭？此不可者三也。有此三不可，卿其鑒之。」女曰：「用志不紛，乃凝於神。兒居此學步久，且思親甚摯，君第攜我行，三不可應不一犯。」澄不忍拂其意，乃扶之以行。甫出門，覺身體輕忽，飄飄然如落葉，因風不克自主，食頃即至舅家。徑抵寢室，見王流涕而歎，方囑家人：「明日可先將酒果香楮往，予後日當親到倩姐墳頭一奠也。」女停足戶外不敢入，但掩泣而退，澄曰：「來何草草，去何匆匆？」女曰：「百八蒲牢將動矣。且歸休！」遂復同出，遭春蘭於廳，女挾舊恨，直前批頰，蘭驚撲於地，噤不能語。女不釋，命澄褫其褲淫之。淫訖，又取泥土實陰中，始捨去。

至巷口，有施食者，女與澄亦就食焉。倏忽至山間，月已西沉，明星在東，景甚淒涼。澄曰：「歸矣。」女曰：「盍一過我家乎？」澄曰：「方得還，又欲往耶？」曰：「否。謂兒之潛闖也。」穿松林不數十武，至一土穴前，穴大如盞，女拖澄入之，身覺縮小，自視才數寸。既入，四壁皆木，僅可容膝，女與促膝坐，因泣囑曰：「兒陽數未盡，冥司悉不收錄，神魂守此不去，故屍尚完好。苟君不遺，可歸告寡母，往祈南關行乞病疥僧，兒可復活也。」澄此時方悟女已死。坐之室，乃其殯宮也。且驚且喜，諾之。頃之，澄欲女仍返其廬，女亦諾之。乃復出穴，步月徐行。

既至，澄復見自身僵臥榻上，父母撫之哭於側，大駭，女推之曰：「幾壞爾事，勿遽巡，可急入也。」澄猶延佇，女惶遽，極力擠之，澄覺舉身火發，飄然而起，父母驚卻數步，注視啜泣曰：「兒蘇矣！」澄悵悵者久之，心神始定，問父母何為在此，蕭曰：「兒尚夢夢耶？一睡不醒，已一夜一日又半夜矣，謂兒必無生理，胡復不死，且愈之速也！吾一人以兒故，病亦驚失矣。」澄始悟神結之奇。不敢發，但漫應之。

詰朝，父母與同歸，遇王於途，述春蘭為鬼所虐狀，正符夜來事，澄陰異之。既過王巷口，果有施食三日者，益怪之。因訪行乞僧，得諸廢寺中。澄膝行蒲伏，以誠懇訴，僧欠伸曰：「呵呵，無知小兒女，草草作事，致老僧多此色相。」遂同詣王，告以能活女之故，王疑信參半，第念事出於創，或有非理之效，姑聽之，以覘其術。亟至墓所，掘塚出棺，剖而見屍，顏色不變。僧自頂至踵，以手拿之曰：「已死二寸矣。枯魚銜索，幾何不蠹？再七日，庸得生乎？」探皮囊，取朱色藥一粒，大如粟，納女口中，接其吻以氣運之。逾時，聞呻吟者，舉體溫軟，王心喜，如獲異珍，以軟榻舁入廬。一宿復活，尚不能言，唯握王手涕泣而已。王稽顙謝僧，額為之腫。僧笑而去，其行甚速，追之不及，瞬息失所在。咸知其為異人也。

女還家，臥病月餘，形始復初，唯兩足至踝，常冷如冰，僧所云已死二寸之說，亦信。王感澄義，即以女妻之，琴瑟甚敦。上官老人周與江翁善，知之頗稔，嘗為予述之。

蘭岩曰：

天下好事，本可順理而成，往往多生魔障，致令美人黃土，佳士傷心，終成恨事。然必係不省事婦女，拘執腐見，率意為之。幸天不忍令此情種，卒為情死，生一異僧以全之，使人心一大快。噫！天下亦安得常有此僧，以活此可人哉！

襪

有官瀋陽者，署中傳有鬼物，往日被驚悸而死者，男女接踵。官留心伺之，夜間果見一物，通體烏黑，無頭無面無手足，唯二目雪白，一嘴尖長如鳥喙，乍見亦甚可懼。後無夜不至，遂亦習之，漸至狎匿。物亦嫻熟，麾之不去，招之即來，間嘗戲以手捺其頂，隨手消滅；捺至地，滅亦盡，渾如煙霧，軟如棉絮；甫招手，尋復充勿如故。甚異之。因其塊然一物，名之曰襪，呼之輒前。

一夕寒夜思酒，家人皆睡，無人行沽，襪適在側，戲之曰：「汝能為沽酒乎？」聲呦呦，似應諾然。官乃以青蚨數十並一瓶，置其頂上。襪去，俄頃已在面前，頂上有瓶無錢矣，取之白酒滿中，大喜。自是零星細物，無不遺之。市物之家，但失物得錢，傳以為怪，唯官心明其故，特秘而不宣。數年，未嘗須與離。會考滿，得閩中一郡，既束裝，襪依依，似不忍舍，官亦悵悵。

抵閩逾歲，靡日不思。偶獨立，襪忽至，大驚喜，呼之入室，眷屬驚怔。官白其故，家人亦素聞其事，遂各相安。及見慣，無不憐其馴者。親友亦多見之。又歲餘，失襪所在，舉家懷思，後竟不復至。

白衣怪

御史洋公海巡視南城，一夜大雨，驅車過梁家園，從三騎，冒雨行。遠遠見二人白衣白冠，杖策，循人家屋簷，偃偻自北來。轅下駒鼻鳴耳聳，驚駭不前，僕夫連鞭之，馬負痛而奔，相去約丈餘，二人以袖蔽面，蹠蹠徐行，所至之地，雨水隨步划然開數尺，哭哀哀而過，折入小巷中去。從人悉見之。唯洋及僕夫獨見其面白如粉，巨口至耳，吻若塗朱雲。

蘭岩曰：

鬼多哀哭，豈自悲其死耶？抑悲人之生不知死耶？悲人之生亦等於死耶？

某領催

內務府領催某甲，家在阜城門外某莊，去城七八里。逐日公事畢，則乘一健驃歸去，往往至夜。路旁故有井，驃過飲水而後行，率以為常。去井數十武，有歧徑，較官道近裡許，然極荒僻，驃行貫，至此必嘶奔而就之，雖極力鞭勒，終舍大路而弗由也。

一日，歸去既晚，又於關中遇一相識，拉入酒肆中，盤桓一餉，始得脫身。比至井旁飲驃訖，已二鼓餘矣。時際初秋，樹木蔭濃，黍稷夾道，雖有微月，為輕雲所蔽，亦不甚明朗。即入歧徑，縱轡而前。亂螿唧唧，四顧無人。驃見一燈光自遠而來，其行甚速，隱隱有聲如報馬。默念夜將半亦，是何事件，急如星火。俄而聲漸近，相去約一矢地，驃耳聳鼻鳴，竄入黍稷中，執勒不住。燈光順路而至，甲側目審顧，非報馬也，第見一無首婦人，裸身浴血，雙手自奉其頭，口眼向天，頸血作碧光，如螢火，如小鏡，瞬息已遠。甲大駭，急馳而歸，面無人色，備述所見於其父。其父亦鑿鑿究理者，戒之曰：「深夜荒郊，何所不有，況汝所遇者，刑天之流亞也，保不受其殃乎？嗣後但早歸，苟太晏，城中親故處，何妨一宿。今既經此異，再不知慎，非老人之所安也。」甲唯唯受教。

閱數月，甲復晚散，憶家中小兒出痘，不可不歸，且陰計怪異之事偶或遭之，詎必常有？驟導其故道仍如曩時，復往其處，方回溯當日主況，未已，遠遠燈光，隨聲又來，不一而足，益而三焉。甲屢遷怯，不待驟驚，鞭入田中。此時黍稷已獲，一望曠朗。須臾三物，魚貫而至，形狀猶昔，唯增一男。驃一見驚嘶，三物截然而止，並立向甲啾啾作聲，如小兒吹噓然。甲不覺褫魄，昏墜

驟下。其父見驟之獨逸以歸也，知其子有變，即鳩合家人，操兵執炬，覓至所說僻徑，遍索田中，良久始獲，搶攘昇歸，呼救半夜始蘇，更述其怪，聞者罔不錯愕。其父延緇羽為禳，不復有效，越數日竟死。

蘭岩曰：

豈其有宿冤耶？抑陽衰陰盛，死期將至耶？不然非其所害，輒兩遇之，而卒以亡也，職何故哉？

宋秀才

鄂渚宋秀才，連躋名場，感世情淡泊。少時游江陵，晚過城隍，遇一道士，面重頤，須長四尺許，白如雪。宋奇其貌，邀至寓所進酒食，皆不辭。及對酒縱談，語多玄妙，宋知為異人，叩及榮悴。道士曰：「吾聞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，君將為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君將為賓乎？」宋大慚，因問長生之術，道士曰：「人世烏得有長生，君能去賓務實，即長生之道也。君不聞劉綱之言乎？『大凡人壽皆可至百年，而以七情六欲，伐根竭源，顛倒方寸，頃刻萬變，神倦思怠，難全天和。譬彼淡泉，汨於五味，欲不財壞，弗可得矣。』君未嘗知此，何處得長生！」宋拜謝。

是夜月如畫，道士曰：「能從我游乎？」宋曰：「固所願也。」道士乃於懷袖間，出紙鶴二，以水噴之，暴長如生者。與宋各跨其一，囑勿回顧，以掌拍鶴背，祝曰：「起！」鶴即鼓翼長鳴，飛翔雲表，鶴背安穩如北地冰床。俯瞰下土，歷歷如掌上之紋。道士一手捉宋臂，指點江山，謂：某處煙一點，某府某州某縣也；某處培硎，或如覆杯，如連塚，某山某岳也；又指一縷水，光如銀線然，曰：「長江也。」宋問洞庭安在，道士指一點光小如鏡者，曰：「彼是也。」宋陰念一身蝸寄世間，真如恒河一沙，滄海一粟，吾生亦何有涯？所不能痛處一刀者，妻子之情耳。念未息，道士喟然撒手，宋飄然而墜，如因風秋葉，寸膚不傷。有聞聲出視者，則其妻與子女也，相見各驚異。宋具言其事，且囑曰：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」自是神仙之事，汲汲求之，不復仕進。長沙郭昆甫解元俊，與其長子同年，曾述其說如此。

閒齋曰：

予少游滄中，臨青海，水之清如瀟湘，深如彭澤，遙望波心煙一點，番人曰：「龍駒島也，周回約千里，其大倍於洞庭。」其後游閩，登夏門，觀冥海，則青海猶盆池也。吁！水大亦何常之有？所見大，則所過皆小；所見小，則所過皆大。覆杯水於堂坳之上，群蟻過之，如洪水之懷山襄陵也固宜。

護軍女

某護軍女，有殊色，十九未嫁。鄰家一少年，甫二十，亦為護軍，素以丰姿自詡。窺女，豔之，時乘間以言色相挑，女輒引避。

偶值其父從軍徵南，母亦歸寧，唯女在室，及一老嫗。少年偵知之，故拍板壁，借用煙具，女不應。少年以刀挖板一孔如錢大，以目就之，向女笑曰：「借一煙袋，何便靳惜？」女見之，勃然怒，尋即色定，輒然曰：「素不相識，那便以物相假？」少年得其應答，驚喜欲狂，挑之曰：「子勿作態，今既能鑽穴相窺，莫謂不能逾牆相摟也。」女曰：「既此一孔，已足盤桓，何必涉險。」話間眇眇其目，愈增嫵媚。少年心動，伸一指入孔，女遽握之。少年心大動，謂其可誘，乃低語以暄之曰：「我有一物，子識之乎？」女曰：「是何希罕物？」少年曰：「子姑視之。」亟解盃出勢，納入孔中。女即捉之，佯為摩弄，潛扳鬢釵橫貫之，脫穎而出。少年僵立痛甚，號叫聲嘶。女出房扃其戶，置若罔聞。

少年有妹，聞之往瞰，駭極，奔告其母。母趨至，百計不能救，乃過女家，長跪求免。女曰：「待娘回，當釋汝兒。」母大窘，奔其母家求之。母與其弟偕歸，女見母大哭，覓死；慰藉再四方止。舅啟戶，見少年勢，怒且笑曰：「此亦足以小創而大懲矣！」罵而拔釵，少年昏絕仆地。扛之入室，醫治月餘方愈，遂徙去。

閒齋曰：

此固一大快事，然不足為訓也。夫女子不能正色閑邪，故作媚態以導淫，是罔人也。焉有處子守禮，罔人而可為也？昔山左李氏，因逆旅主人拖其臂，則斷臂以自潔。女雖自貞，而纖手已污，終屬雜霸，豈曰行權。

蘭岩曰：